

新小說

號壹拾第年貳第

(號參拾貳第原)

家說小史歷大二國俄
奇士哥列米 士威奇孫



Mr. Dmitri Merejkowski.



Mr. Henryk Sienkiewicz.

新小說第貳年第十壹號目錄

(原第二十三號)

●圖畫

俄國二小說家孫奇威士、米列哥士奇

●歷史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二十四回俠史華陳屍森市 智虎臣計襲濟南

●第二十五回贈益都鄭虎臣施巧計 辭監軍趙

子崗謝孤忠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四十回披圖畫即贈題詞 發電信促歸閱卷●

第四十一回破資財窮形極相 感知己滌膽披肝

●第四十二回露關節同考裝瘋 入文闈童生射

目錄

●

偵探小說……………六九

毒蛇圈

知新室主人譯述

第二十二回觀勇號揣測得端倪 避兇鋒潛藏免

災晦

●社會小說……………八三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三十三回探案情沛之人虎穴 擬行賄李慶走

江西●第三十四回林大有平空被捕 凌貴與黑

夜遭擒

●社會小說……………九九

黃繡球

頤頤述

第二十三回開學吃酒王老娘首座 丁憂謀差陳

膏芝心儀●第二十四回黃繡球勸導學生 李太

史進談公事

一

目錄

●奇情小說……………一二五

神女再世奇緣……………周樹奎

神女再世奇緣著者解佳傳畧

●割記小說……………一二九

知新室新譯叢……………知新室主人譯述

律師●鵲能藝樹●禽名●竊案●以術愚獅●重

修齋好●最古共和●代父代母

●傳奇……………一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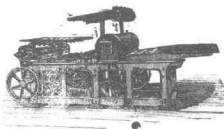
愛國魂傳奇……………川兩筱波山人著

第五齣蜀奴●第六齣謀復

●雜錄……………一四五

新笑史……………我佛山人

陳寶更●亨利●牙牌數二則●犬車●兩個杜聯
●皮鞭試帖詩●一字千金●詠張松詩●視亡國
為應有之事●避諱



歷史
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二十四回 俠史華陳屍燕市 智虎臣計襲濟南

却說史華把鄭虎臣說反了蒙古王一節。訴說了一遍之後。因見左右無人。又說道。前國師伯和我師傅。分頭到汴梁江南那回事。到底爲着甚麼來。胡仇道。你這個問的奇怪。難道你不知道麼。史華道。我知道不過是爲民除害罷了。然而今日害民之政。比那個利害的還有呢。胡仇驚道。草菅民命。吃沒贖款。這個害民。是了不得的。不知還有甚事比這個利害。史華道。草菅民命。吃沒贖款。不過是一個人做的事。害的是一處地方。比妨他派了個好人去。便不至如此。他此刻中書省立了個規措所。名目是規畫錢糧。措置財賦。其實是橫征暴斂。剝削脂膏。把天下金銀都搜羅到他處。然後大車小載的運往蒙古。這裡却拿出此綾絹來。寫上幾個字。用上一顆印。當現錢叫你們使用。叫做甚麼鈔法。我們中國統共能有多少金銀。禁得他年年運回去。不要把中國運空了麼。胡仇道。

這個果然是弊政。比那個利害。你既然說得出來。必要有個處置之法。史華低頭不語。胡仇道。你此刻在那裡。到底做些甚麼事。史華道。此時不便說。我也不敢說。說出來。辱沒了我師傅。只要久後便知。我此刻還有事。不能久陪。暫且告辭。改日再來領教罷。說着辭去了。胡仇不勝納悶。想着他那閃閃爍爍的十分可疑。想過多時。只得闕起。連日仍然在外賣藥。忽然一天傳說元主回京。蹕路清塵。所有一切閒雜人等。俱要趕絕。胡仇賣藥攤。本來設在正陽門外。此地爲蹕路必經之所。這一天清道。便被趕開。一連三天。不能作買賣。這一天傳說御駕已過。仍舊可以擺攤了。胡仇背了藥箱。走出寓門。忽然聽得街上三三兩兩的傳說。中書府出了刺客。好不利害。又有人說統共不過二十歲上下的人。便做刺客。怪不得把自家性命也丟了。胡仇聽了。十分疑怪。怎麼這裡居然也有同調。既然能行刺。爲甚又把自家性命丟了。正在胡思亂想。忽見迎面來了個老者。像是讀書人打扮。在那裡自言自語道。殺人者適以自殺。不度德。不量力。

其死也宜哉。胡仇向他打個稽首問道：請問老丈這不度德不量力的是誰？那老者道：道人有所不知。我們這裡一位盧中書昨夜被所用的一個小家人刺殺了。那小家人刺殺主人之後，知事不丁，即自縊而死。此刻陳屍教忠坊，招人認識。如有能認識者，賞銀一百。你這道人何妨去看看。如果你認得他，包你發一注橫財。胡仇聽了，謝過老者，竟向教忠坊而去。到得那裡，只見圍看的人十分擠擁。胡仇分開衆人，擠了進去。只見陳屍地上，旁邊擲了一枝木杆，掛了賞格。再看那屍身時，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史華。心中驚疑不定。旁觀的人議論紛紛，有笑的，有罵的，有歎息的。忽然人叢中跑出一個人來，叫道：老四，你看這個字條兒。這是今天早起，官府相驗，在他身上搜出來的一張字。拿去存案。我方纔到衙門裡去，問書吏抄來的。說罷，遞過一張紙。這個人接在手裡，展開觀看。胡仇連忙走近一步，在那人背後一望，只見寫着「盧世榮，歛虐民，萬方愁，怨吾故，隱身賊，獲爲民除害，欲免拷掠，故先自裁」云云。胡仇

都只知道他叫琪花。不知他的真姓名。所以要陳屍召認。倘有人知道了他的真姓名。不免又要向他追查家屬。家屬拿到了。還不免要他當官去對質。誰高興多這個事呢。一個說。這些閒話。且不必說。今日我到丞相府去報喪。並請博丞相代奏請卹典。聞得博丞相說。這卹典兩個字。且慢一步說。聞得陳御史還要和我們作對呢。去打聽要緊。一個說。人都死了。還作甚麼對。這又是琪花的餘波。這麼說。快點打聽纔好。說着便叫了幾個家人進去。問道。你們誰認得陳都老爺宅子的。內中一個道。小的認得。他住在南半截胡同路西。一棵榆樹對着的一家便是。那門客道。那麼你明天清早就去打聽。陳都老爺明天進朝不進。若是進朝的。打聽爲了甚麼事。那個家人答應了。就一同退了出來。胡仇聽得親切。暗想甚麼陳都老爺。要和他们作甚麼對。他方纔說的住處。狠明白。我何不依他說的門戶。去探聽探聽呢。想罷。翻身向南半截胡同而去。果然見有一棵榆樹。對着一個門口。躡到門內。只見各處燈火全無。只有南院內透出一點

燈光便落將下去。只見一個童子。在廊下打盹。胡仇悄悄的走到窗戶底下。輕輕用舌尖舐破了紙窗。往內觀看。只見裡面有兩個人對着圍棋。一個八字鬚鬚的黃臉漢。不認得。那一個正是鄭虎臣。不覺又驚又喜。然而又不便招呼。呆看了一會。只得又聳身上屋。蹲着等候。過了好一會。纔聽得底下有人聲。伏在簷上一看。只見打盹的童子。已經起來。打着燈籠先走。那黑鬚黃臉的跟着。鄭虎臣送至廊下。便進去。那兩人逕往北院去了。胡仇又落下來。仍在方纔那小窗內張望。見虎臣一個人呆呆坐着。便輕輕的彈了兩下紙窗。虎臣吃了一驚。回頭對紙窗呆呆望着。胡仇又彈了一下。虎臣仍是呆呆望着。不發一言。胡仇又連彈了三下。虎臣驚疑不定。問道。是誰。胡仇輕輕答道。是我。虎臣大驚。直站起來道。你是誰。胡仇道。瘋道人。虎臣益發吃驚。走近紙窗。輕輕問道。是胡兄麼。幾時來的。胡仇也輕輕的答道。多時了。虎臣道。此刻談話不便。你住在那裡。我明日一早看你罷。胡仇便輕輕的告訴了他的住址。然後聳身上屋。回去安睡。次

日鄭虎臣果然一早就來。胡仇不及他言。先要問史華的事。虎臣道。說來這件事話長。我昨天纔從蒙古回來。已經不及見他了。他當日投到燕京來。尋着我。說他師傅說他覲覲。不能辦事。所以他耍出來做點事。給人家看。我問他要怎樣做事。他說要我荐他去當門客。因爲一時沒有機會。我就留他在我處住了幾天。他却十分體察人情。幾天裡面。把這裡燕京官場的惡習。都體察到了。又對我說。當門客不便行事。莫若當家人的好。又叫我荐他當家人。我十分諫阻。他只不聽。我只得把他荐給陳天祥。就是你昨天到的那裡。這陳天祥表字吉甫。是一個監察御史。史華倒也歡喜。他說得便叫陳天祥多忝幾個厚歛虐民的官。便是他盡心之處。誰知不到幾天。被中書盧世榮看見了。歡喜他的姿色。硬向陳天祥要了去。做了貼身的家人。他本來改了姓李。叫李華。這盧世榮把他改了做琪花。胡仇道。這又是何意。同他改個女孩子名字呢。虎臣道。這裡官場。酷尚男色。也是染的體子惡習。所以他自願當家人。不願做門客。也是圖易

於進言。易於近身之意。他却也狡猾得狠。雖到了世榮處。却還時常到陳天祥這邊來。做出許多依戀的樣子。說思念故主。不願隨盧氏。意思是要陳天祥勸盧世榮。怎奈盧世榮方條陳了規措所。元主就派他辦理。十分寵信。陳天祥不敢下手。史華又嘗私對我說。這規措所是專鞏中國金錢。到蒙古去的。世榮這厮意思怕中國窮的不得精光。上了這個條陳。我一定要取了他的性命。推倒他的規措所。云云。前天他把查察得世榮辦規措所之弊端。開了手摺。送給陳天祥。又說了句來生再報主恩的話。陳天祥也不曾在意。誰知是夜他竟刺殺世榮。自刎而死。天祥昨日得了信。隨即據他所開的弊病。具了奏摺。又在摺尾叙明世榮致死。係因威迫良家子弟。致被反刃。兇手畏罪自刎。云云。我昨天到他摺子已經寫好了。今日一早具奏去了。等一會便有信息。胡仇道。史華對我說。鄭兄說反了蒙古王。爲甚麼在此處。虎臣道。我說得他肯反了。到了蒙古。他豈敢起事那天。我就推說和他遊說各家王子。便脫身去了。難道我還跟着

他受死麼。我這倒。是教他自相殺戮。虛耗他的兵餉。又使他互相疑忌的意思。不然。他們一德一心。修起政事來。我們更難望恢復了。胡仇又悄悄把濟南、浙江、廣州各路的事。告訴了虎臣。虎臣喜道。如此便有點可望了。還有一個蒙古王。名呼延納的。不久就要反了。知照他們。乘時舉事。長驅直進。燕京唾手可得。據了燕京。南方不難傳檄以定矣。胡仇道。鄒兒也應該趁此時走了。或到濟南。佐理他們辦事也好。因為他們那裡戰將有餘。謀士不足。鄒兒到那邊去。好代他們謀畫機事。虎臣道。我也想想回南邊去走一次。覷着得便就行。胡仇道。鄒兒此時可是就陳天祥的事。虎臣道。不過我昨天回到這裡。暫時借他地方歇住罷了。只聽了今天的信。再定行止。說罷二人又談了許多別後的事。方纔分散。到了午飯過後。虎臣滿面喜色。匆匆走來。說道。陳天祥的奏。居然准了。下了詔旨。說盧世榮辦理規措所。暴斂虐民。天怒人怨。假手李華。代行戮。死有餘辜。仍着戮屍示衆。李華畏罪自刎。不必追究。盧氏私出賞格。拿家屬問罪。

規措所着即行停止。胡仇道：「其實盧世榮已經死了，宣慰罷了，何必又談甚麼屍呢？」虎臣道：「這正是韃子殘暴的行徑，也是虐待中國人的去處。如果盧世榮是個韃子，也絕不至於如此了。」胡仇道：「這麼一辦，好雖好，可是那一種沒心肝之流，又要說甚麼天恩高厚，感激涕零，倒代他立固了根基了。」虎臣道：「我們時刻存心恢復他們，自然時刻存心永據了我們此刻，且莫慮這個，我已叫陳天祥差人買棺盛殮史華，我們且去看看，也是送他一場。」胡仇點頭應允。二人一同走到教忠坊，只見盧世榮的首級已經用本籠盛了，掛在高竿之上。陳天祥正差了兩名家人，買了棺木，來盛殮史華。二人走着，看好了，送到城外義地埋葬。胡仇留在燕京探聽消息。虎臣便問胡仇要了一封介紹信，選秦濟南。投李復來。李復得了胡仇書信，便延請虎臣，在花園裡居住。此時侯禪已到了多時，只是覷不着機會下手。問起帶來的僧衆，知道都散在各寺院裡居住。虎臣道：「且等我住過兩天，到外面去看看形勢，少不得沒有機會，也要做他一個機會出。」

來。從此鄭虎臣便天天到城外各處去查看地勢。一天出了南關。順着大路走去。沿途觀看野景。也忘了路之遠近。不覺走到一山。山下有幾家居民。路旁放着兩乘山轎。轎夫過來問可要坐轎子。虎臣便問這是甚麼山。轎夫道。這是有名的千佛山。山上有一千尊佛。十分靈驗。這裡安撫使大人也常來拈香的。虎臣聽說。便步行登山。只見一條石路。蜿蜒而上。過了一座牌坊。聽了一個大響。便到了半山。這半山上有一個大廟宇。廟內倒也十分寬敞。僧衆也不少。從廟後轉出去。又有許多小廟。都有和尚住持。虎臣遊過了。便回到大廟裡。走入客堂。便有知客和尚來獻茶。虎臣閒閒的問道。寶刹共有多少高僧。和尚道。本廟的不過四五十人。近來倒是掛錫的客師甚多。虎臣道。我在山下就聽說寶刹菩薩十分靈驗。這裡安撫使也常來拈香。和尚道。安撫使愛大人。時常來此。倒不是爲的拈香。做廟方丈。是一位蒙古高僧。曾經封過國師。與愛大人是相好的。所以常來談天。虎臣又應酬了幾句套話。然後辭了和尚。循路進城。回到李復

家裡恰好李復接了仙霞密報。知道廣州、惠州、臨安一帶都約定了九月起事。虎臣道：此時已過了中秋，轉瞬便是九月。我們此地也不可不預備。李復道：計將安出。虎臣道：此處安撫使是那一個。李復道：是愛呼馬。虎臣道：俠禪此刻不可安坐在家裡。趕到各寺院裡，知照夥伴。從今日起，陸續都到千佛山廟裡掛單。限於九月初七日取齊。不可有誤。俠禪道：千佛山我也去過一遍。我們夥伴已經不少。虎臣道：要借他那裡辦事。衆人不能不到那裡，你且去招呼了。我再告訴你的法子。俠禪答應去了。虎臣又問李復平日結交的市井少年，共有多少。李復道：共有二千人光景。要是他們再轉代招呼起來，大約可得三四千人。虎臣聽罷，點頭籌畫。一面叫李復陸續打發二百人扮作客商，暗藏軍器號衣，到益都去。記准了九月初十一兩天，大家留心。聽得城中連珠砲響，便一齊動手。不可有誤。這就近只有益都有重兵，先取此處最要。李復依言分派去了。直等到九月初七這天，虎臣纔授了計策與俠禪，叫他去行事。又撥了十多

名市井少年。暗地跟隨了去。聽受指揮。又教李復暗暗把號衣軍器。分給眾人。只聽初九日城中微響。便一齊動手。分撥已定。只在家裡坐待時候。却說俠禪領了虎臣的計。選奔千佛山來。見過知客和尚。說明來掛單一宿。明日便行。那知客和尚。見他相貌猙獰。心中未免有些害怕。無奈禪林規矩如此。只得把他留下。俠禪暗中查點。見自己夥伴。約已到齊。便悄悄的告訴了眾人。明日早飯時。如此如此。眾人都點頭會意。一宿無話。次日早起。飯廳上高敲雲板。主客各僧。便都魚貫而入。各就坐位。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方欲坐下。俠禪忽然舉起飯碗。向地下一擲。大吼一聲。與我下手。仙霞嶺上。一衆和尚。便一齊動手。兩個縛一個。把不廟僧人。一齊都縛起來。不曾走了一個。連那使役人等。都捉住了。俠禪一面分撥五十人守住山口。提防走了人。一面撥人到後面小廟裡。捉拿和尚。自己掄起錫杖。逕奔方丈而來。那方丈裡的韃利和尚。在那裡割燒牛肉下酒。旁邊還放着一碗熱騰騰的大蒜蝦狗肉。俠禪大吼一聲。舉起錫杖。當頭打去。

韃子和尙未曾提防。被他這一下。打得腦袋破裂。腦漿迸流。倒在地上。掙了兩下。就不動了。俠禪大怒道。好個不耐殺的東西。怎麼手也不回。就死了一脚把屍首踢開。出了方丈。督着衆人。把本山和尙。都押入空房。鎖禁住了。然後飽餐一頓。取出一個字帖。差一個夥伴。送到安撫使衙門裡去。看官。你道這是甚麼帖。原來是鄭虎臣預先寫下的。冒了韃子和尙之名。約愛呼馬初九日到千佛山登高的。愛呼馬得了帖子。便回說明日准到。俠禪便分付衆人。各各準備。到了初九那天。又差一名和尙去催請。愛呼馬便傳齊執事。帶了五十名親兵。鳴鑼開道。作張蓋游山之舉來了。剛剛來到半山。牌坊底下。便有許多僧人排班迎接。轎子抬到山門之外。愛呼馬下轎。執事親兵。都在門外伺候。愛呼馬步入廟來。見兩面僧人排班站立。獨不見方丈迎接。心下疑惑。便問道。如何不見方丈和尙。和尙回道。今日老和尙偶抱小恙。請到方丈裡相見罷。愛呼馬逕到方丈裡來。一脚纔跨了進門。俠禪早在裡面提着錫杖等候多時。一見愛呼馬進

來。手起杖落，劈頭打去，愛呼馬本是一員戰將，雖然未曾提備，却也身手敏捷。連忙往旁邊一閃，正待喝問，第二杖又劈頭下來。忙伸兩手去擋接，不提防遭一根錫杖，是鎖鎖打成的，有五十斤重。俠禪的氣力又大，這一接，把他的虎口震開了。連忙鬆手，大叫親兵何在。叫聲未絕，腰上早着了一下。被俠禪一翻，直搜到天井裡去，橫臥在地。正要掣札起來，背上又連着了兩下。便嗚呼哀哉了。俠禪逕奔出來，指揮衆僧，把執事親兵圍住了。捉的捉，殺的殺，不會走了一個。不知以後如何取濟南，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賤益都鄭虎臣施巧計 辭監軍趙子固謝孤忠

却說俠禪受了虎臣之計，賺愛呼馬到千佛山結果了。又圍住他的執事親兵。殺的殺，捉的捉，不曾走漏了一個。即剝下號衣，叫跟來的市井少年穿了，扮作覲兵，飛馬進城。到文武大小各衙門稟報，只說安撫使在千佛山得了暴病。衆多官員，得了此信，便都匆匆的到千佛山去請安問病。俠禪那一根禪杖，未免

又勞動他逐一結果。虎臣探得衆官都已出城。便到安撫使署前。放起三聲轟天大礮。不一會刀槍林立。劍戟爭光。一衆好漢。都來齊集。聽候號令。虎臣一面分兵到四門。砍倒了守門兵弁。摧倒了腥膻臭惡的韃旗。換上光明正大宋家旗號。一面打開了監牢。放出了犯人。自己却親身殺入安撫衙門。首先收了文書印綬。出榜安民。李復帶了兵士。出城去會合俠禪。恰好在半路相遇。會齊了同進城來。李復親提各租尙來問話。內中是漢人。盡都釋放。仍回本廟。是韃子都拿去砍了。虎臣備了文書。差一名精細兵士。到益都去投遞。又叫俠禪帶了本部五百禪兵。受了密計。先到益都城外一百里地方埋伏。偷過了益都兵來。不可放過。就便截殺。教李復鎮守濟南。自己却帶了五百兵士。扮做難民。逕奔益都來。却說益都守將是葛離格達。擁了一萬重兵。鎮守益都。這天接了一封文書。內言濟南起了土匪。請發兵來彈壓。葛離格達看了文書。便派一員副將。帶了五百韃兵前去。這員副將名喚宋忠。得了將令。領兵便行。走不到百里。

之遙。忽聽得一聲鼓響。樹林內擁出一隊和尚。爲首一員。生得面貌猙獰。虬髯倒掛。手掄禪杖。大喝俠禪在此。誰敢過去。宋忠縱馬上前問道。你既是出家人。爲甚不去念經禮佛。却來造反。俠禪更不打話。縱馬出陣。掄起錫杖。便打宋忠忙舉槍相迎。戰不三合。被俠禪一杖打落馬下。揮兵掩殺。這五百和尚。都是俠禪親自教出來的。操練了幾年。今日新礪初試。勇氣百倍。這五百名韃兵。不夠他們一陣。還嫌殺的不盡興。俠禪約住衆人。仍舊埋伏林內。不多一會。又有一枝兵到了。原來鄭虎臣首先到了益都。又遞了第二道假文書。只說濟南被圍甚急。專待救兵一到。裡應外合。葛離格連連忙又叫一員副將。名喚胡突的。帶了一千韃兵。兼程進發。會合宋忠。同援濟南。俠禪截住去路。斃殺五百僧衆。便向敵陣冲入。橫冲直撞。韃兵大亂。胡突措手不及。被俠禪一杖打死。殺得屍橫遍野。方纔鳴金收軍。那邊鄭虎臣賺得葛離格連兩次出兵。便教五百假扮難民。一擁入城。口稱濟南已失。只得棄家逃難到此。圍住了鎮府衙門求賑。葛離格

達大驚。便集衆將商議。遣兵救援。一將出稟道。末將雖不才。願領兵克復濟南。葛離格達看時。却是烏里丹都。這烏里丹都。從前與葛離格達是同僚。一同跟了伯顏張弘範入寇宋室。後來他貽誤了軍機。被伯顏杀了他一本。便奉旨革職。他要謀開復原官。就想投營效力。爭奈沒有人肯收他。後來葛離格達出守益都。他仗着同僚之誼。便來投奔。葛離格達收在帳下。此時聽得濟南有失。便出來討差。葛離格達大喜道。將軍克復了濟南。我當奏聞朝廷。開復將軍原官。便撥了三千人馬。交烏里丹都。即刻啓行。烏里丹都奉了將令。即刻起身。益都百姓。看見一天之內。連起了三次兵。又見那假扮的難民。說得土匪怎生利害。一時人心大亂。且說烏里丹都。領了人馬。離了益都。趲奔濟南。走了百里之遙。只見兩旁樹木叢雜。天色已晚。便傳令紮住行營。埋鍋造飯。安歇纔定。忽然軍中擾亂起來。烏里丹都急問何故。左右告道。軍士掘地作窟。掘出了好些屍首。細看時。都是益都兵士。所以驚擾。烏里丹都喝道。那有此等事。再有妄造謠言。

者斬。正傳令間。忽報外面火起。急出觀看時。只見兩旁樹木燃着。此時九月天氣。木葉黃落。着了火。猶如摧枯拉朽一般。軍中大亂。烏里丹都傳令拔隊起行。忽然聽得喊殺連天。鼓聲大震。一隊和尚。在火光裡殺出來。烏里丹都大驚。又不知敵兵多少。不敢戀戰。帶着人馬。向濟南路上去。走不到十里路。只見前面一帶火光。列成陣勢。旌旗招展。正不知多少人馬。幸得那一隊和尚兵。只殺了一陣。便自退去。不如回去見過葛離格達。添兵再來。想罷。便傳令回馬。只見那樹林內。火光迄自未熄。那樹木被燒的倒將下來。塞住火路。不得前進。正叫兵士探路時。忽然鼓飛大震。火把又明。先前那隊和尚兵。又從兩旁殺出。當先一員虬髯和尚。直接到烏里丹都馬前。舉起五十斤的鎮鎖錫杖。劈臉打來。烏里丹都接住。斷殺。俠禪殺的性起。用盡了生平之力。輪動錫杖。往來如風。一杖打在烏里丹都的馬頭上。把馬頭打碎了。那馬負痛直跳起來。把烏里丹都掀翻在地。跌離五丈多遠。俠禪趕上。攔腰一杖。幾乎未曾打做兩截。揮兵掩殺。那

韃兵奪路逃命。擠擁不開。自相殺戮。死者不計其數。看看殺至天明。俠禪方纔約住衆兵。那殺不完的韃兵。逃了性命。到葛離格達那裡報信。葛離格達大驚。正欲派兵救援。忽報濟南安撫使。盼救兵不到。殺出重圍。逃難到此。離益都只有十里。葛離格達連忙上馬。帶了一隊親兵。出城迎接。出得城時。只聽得城內三聲礮響。猛回頭看時。城頭上大亂。四門盡閉。不到一會。盡換了宋家旗號。正不知何處兵來。嚇得葛離格達幾乎墮馬。幸得標下各兵。還有五千駐紮城外。倉皇便投到營裡去。忽探馬報說濟南安撫使愛大人。被土匪追趕甚急。葛離格達倉皇之際。便引了一千軍士。迎將上來。走不到五里路。只見一隊殘兵。打着愛呼馬旗號。飛奔而來。葛離格達親自出馬。迎將上去。那一隊兵。行至切近。忽然一聲號起。衆兵士一齊去了頭盔。全是和尚。直撲過來。葛離格達大驚。不及招架。回馬便走。五百和尚。在軍中左冲右突。勇氣百倍。城外各營。聞警齊來救援。城內鄭虎臣。率領七百少年壯士。殺將出來。正不知敵兵多少。正在混戰。

之際。一連三四次報到東平、臨濟、東京、萊州、平度、各處郡縣。一齊失守。此是虎臣假報。他們那裡得知。軍士聞報。信以爲真。一時大亂。無心戀戰。簇擁着主將。尋路奔逃。葛離格達也沒了主意。正在慌張之際。忽然俠禪匹馬撞將過來。馬頭相並。掄起錫杖。當頭打去。葛離格達不及拾架。側身一閃。打在肩上。翻身落馬。軍中大亂。葛離格達竟被衆兵踏成肉醬。混殺了一陣。韃兵四散奔逃。虎臣收兵入城。安民已畢。留下人馬。鎮守益都。自己和俠禪率領五百禪兵。班師回濟南去。李復迎接進城。商議分兵進取。虎臣道。此時兵馬未足。不可輕進。一面招兵買馬。積草屯糧。等兵糧足用時。方可四面掠地。李復依言。豎起了興復宋室的義旗。招軍買馬。一面差細作分往廣州、浙江等處探聽消息。且說臨安楊鎮龍。本是當地一個鉅富。伯顏兵入臨安時。縱兵蹂躪。他家損失不少。他的父親楊敬。及母親。均被韃子擄去。死生未卜。那時鎮龍纔一十八歲。亂後訪尋父母消息無着。因此立志報仇。與嘉興柳世英結爲生死之交。平日陰蓄了許多

敢死之士。待時而動。生平又專喜濟困扶危。臨安地面。人家都稱他爲小孟嘗。前番江南大饑。他和柳世英兩個。暗帶了錢米。前去賑濟。全活的不少。所有流亡無歸之人。都招到臨安來。喜得他家廣有田園。安置一二十人。並非難事。因此人人歌功。個個頌德。鎮龍見人心歸服。便坐了船。親自到嘉興來。與柳世英商量。這柳世英家世。是以蠶桑爲業。嘉興一帶的桑園。多半是他私產。因此也是財雄一方。所有種種桑園的佃夫。便是他的心腹。這一日家人來報說。楊鎮龍到了。便親自迎出來。執手相見。延入密室。置酒相待。說起舉義的事。柳世英道。這件事必要斟酌萬全。方可下手。近來雖據探報。說廣州董賢舉。惠州鍾明亮。都約定九月起事。我們雖也答應了九月。然而萬一沒有機會。切不可鹵莽。我並不是畏縮。恐怕畫虎不成。被人笑話。近來仙霞嶺上各人。既與我們通了氣。何不先到那裡走一遭。和他們商量一個長策呢。何況我們人衆雖多。却都是不曾上過陣的。戰將更少。到得那裡。或者可以招致幾個來。便好行事了。鎮

龍喜道。如此我們便行。柳世英道。前回聽得狄定伯說。本來他們踞了仙霞嶺。招兵買馬的甚好。後來恐怕韃子與他們爲難。便一律都改爲寺觀。衆英雄都改了道士和尙。我看這一着狠爲不妙。這番到了那邊。看看形勢。好歹勸他們再改回來。果然有險可守。我們也可以有個退步。鎮龍道。這個且到了那裡再說。於是二人收拾過行李。叫家人挑着同到仙霞嶺來。一路上水船陸馬。夜宿曉行。不在話下。一天到了清湖鎮。天色已晚。便覓客寓投宿。恰好路旁一家大店。招牌寫着「張家店沽酒寓客」。二人入內。先揀了酒座坐定。家人托行家放下。酒保便過來招呼。擺上幾碟小菜。煖上一壺會稽女兒酒。在二人面前。各斟上一杯。那兩個家人自然另桌去吃。酒保便問二位還是在此歇宿。還是吃酒便行。倘是歇宿。我們此地有上等客房。鎮龍對世英道。只怕我們吃過酒。趕上山去。還來得及。酒保道。二位是那裡的。世英道。我們是到福建去的。酒保笑道。既到福建去。巴巴的趕到山上去做甚麼呢。我這裡住一宿。明日一早起行。

不舒展得多麼。世英道：那裡有一個道士。是我們的朋友。要去看他。酒保道：是那個山上的。世英道：仙霞嶺的。酒保笑道：客官你弄差了。仙霞嶺只有和尚。沒有道士。只有馬頭嶺、蘇嶺、密嶺。是有道士的。世英聽了。覺得一呆。那酒保便去了。世英對鎮龍說道：那狄定伯明明說是仙霞嶺。怎麼到了這裡。又說不是。莫非有點蹊蹺。鎮龍道：或者這酒保弄不清楚。也未可知。何況這等事。本來是縝密的。或者定伯故意閃爍其詞。更未可定。說話之間。只見店中走出一個人來。向二人招呼讓酒。便在橫首坐下。問道：不敢請教二位。是要訪那一位法師的。小店這裡。所有山上的寺觀。都來買酒。畧有點曉得。英世道：是一位姓狄的。那人道：你二位貴姓。二人說了。那人連忙拱手道：久仰大名了。不知駕到。有失迎迓。失敬了。忙又叫酒保重新煨酒。送到頭號客房裡去。即起身讓二人到裡邊來。走過了兩進客房。直到第三進內。另外一個小門。推門進去。却是一座小花園。園內蓋了三間精室。琴書爐鼎。位置幽雅。進去坐定。世英方問那人姓

名。那人道。在下張毅甫的便是。鎮龍道。莫非是從燕京送文丞相靈柩回吉州的張義士。毅甫道。尊稱不敢。鎮龍道。義士爲何做了這當墟的勾當。毅甫便把仙霞嶺建廟開店的一番話告知。又道。這園內各處房屋。便是專爲延接天下英雄而設。平常過客。是不得進來的。世英道。狄定伯前者說是在仙霞嶺。方纔貴夥又說仙霞沒有道士。這是何意。毅甫道。若說這仙霞嶺的山脈。大而言之。從東面天門山起。過雁岩、括蒼。到這裡。直到福建、峯陽嶺、雲祭嶺、翠峯山、新路嶺、迤南入西。到江西盤古山、南逕嶺。一路幾千里。都是仙霞山脈。小而言之。從這裡清湖鎮起。迤南七十里。入福建界。都是仙霞嶺。大約仙霞是個總名。近人把最高的一座。定了仙霞嶺名。其餘都另有名字。不過都是仙霞的別峯。他處人便籠統說過了。近地人却分別的很清楚。如定伯他只在蘇嶺結了一座茅庵。二位要會他時。只消到馬頭嶺岳公盞那裡。便可以會得着。二人大喜。說話時。酒保已送上酒菜。三人對坐。把酒論心。二人就在張家店住了一宿。次日早

起。張毅甫親送到馬頭嶺。與岳忠相見。通過姓名。便差人去請狄琪宗仁來。共議此事。宗仁道。既已應允了廣州那邊。九月起事。我們又已差人去約濟南一路。他們亦必如期同舉。這程萬不可失信。如果怕沒有將弁。我有兩個小徒。劉循。劉良。勇力過人。可以相借。岳忠道。便是我教的張雄。馬勇。也可以叫他跟隨二位。聽候指揮。演龍大害。拜謝。又談起此處一律毀去堡柵。改建寺觀。甚爲可惜的話。岳忠道。便是我也。日夕打算過來。當日謝登山先生。教這樣做。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以避鋒鋒。也因為我們當日建立山寨時。只在山之一隅。用亂石塞斷山路。過往諸人。都要繞山下小路。纔能到仙霞關。我們那時。本怕不能大舉。纔這樣辦法。此刻既是各處都舉事。我們也斷不袖手讓人。二位起義時。此處必定響應。二人更是歡喜。聚了一天。即帶了劉循。劉良。張雄。馬勇。別過岳忠等。先到嘉興去。論理這條路。是先到臨安。再到嘉興。何以他二人却先到嘉興呢。因爲世英想起一件事。說我們雖說是舉義。然而說起來。不過是一個平

民。恐怕人家不肯響應，必要尋一個宋家宗室，奉之爲君。方爲名正言順。鐵龍道：此時更到那裡去尋宋朝宗室呢？世英因又想起一個人來。這個人姓趙，名孟堅，表字子固，係安定郡王之後。曾經做過翰林院學士承旨。宋亡之後，避亂在海鹽居住。那年程文海奉了元主之命，訪求江南人才，要荐他，他高臥不起。文海使威迫脅，他仍舊抵死不從。文海無奈，拜了他的同族兄弟趙孟頫。此人至今尚在海鹽。便想迎他到軍中，先做個監軍。以後覲便行事，或竟奉他繼了宋室之後，立之爲帝。二人議定，所以在臨安並不攔關，逕向嘉興來。先把劉福等四人安置在家裡。撥人伺候。二人逕奔海鹽，尋到趙子固莊上，告與守門老僕。說有事要求見。那老僕進去良久，出來相請。二人進得莊門，只見夾道桑陰，匝天濃綠。內中也點綴些花草。大有隱士之風。二人跟着老僕，走到一所房子內，拾級登樓。老僕領到了樓上，便自下去。二人抬頭，看見子固是一位蒼顏老者，氣象蕩然。一個垂髫童子，侍立一旁。二人上前，拜見已畢，子固讓坐，便問二

位辱臨。不知有何見教。鎮龍見有童子在旁。因請道。有心腹之事相告。乞王孫屏退左右。子固道。這童子只在老夫身邊。並不下樓一步。有話但請說無妨。鎮龍世英齊聲道。胡元恣虐。宋社淪亡。迄今苦元虐政。人思故主。某等願從衆志。毀家扞難。興復宋室。特來請王孫監軍。子固道。二位在宋。官居何職。世英道。某等皆是農民。並未授職。子固起敬道。難得兩位義士不忘先朝。但老夫行將就木。只求晚年殘喘。與聖朝草木同沾雨露之春足矣。何敢多事。況不肖弟孟頫。屈膝胡元。厚顏獻媚。我趙氏祖宗當慟哭於地下。凡我宗族都蒙其羞。更有何顏。妄圖恢復。二位努力爲之。此時趙氏宗社已屋。胡元僭妄。凡我中國人皆與之爲不共戴天之仇。但能起義恢復。凡是中國人有德者。皆可居之。何必趙氏鎮龍道。王孫話雖如此。還望以宗廟爲重。屈駕一出。以鎮人心。子固道。不瞞二位說。自國亡之後。老夫即居此樓。足不履地。日以賣字爲生。有所不足。則老妻採桑。飼蠶織絹。以佐朝夕。自恨不湑先朝露。更何心爭雄。二位果能恢復舊

物即據而有之。但能使胡元絕跡。即我趙氏祖宗亦必含笑頂禮於九泉。二位好自爲之。世英道。王孫高潔不從。某等只好別求宋家宗室了。子固道。這大可以不必。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昔者我太祖皇帝軍次陳橋。驟遇兵變。黃袍加身。遂受天下於周。天下豈是趙氏私物。何必如此拘執。二人再三相請。子固笑道。二位孤忠可敬。志氣甚大。何以識見。反小。此時興兵。恢復是代合中國人。驅除腥膻污穢之氣。豈是爲我趙氏一家之事。望二位旗開得勝。肅清宇內。俾老夫得再履中國土地。受賜多矣。二人見子固執意不從。只得興辭嗟嘆而出。一路上商量。雖無趙氏監軍。此時人心思宋。或者亦可以行事。且待回到嘉興。再爲商量。不知回嘉興後。如何佈置。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
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三二

第四十回 披畫圖即席題詞 發電信促歸閣卷

可見也是熱心人

我聽見繼之讚嘆那幾闋詞。說是倘不遇我輩。豈不是終於覆瓿。我便忽然想起蔡侶笙來。因把在上海遇見黎景翼。如此怎般。告訴了一遍。又告訴他蔡侶笙如何廉介。他的夫人如何明理。都說了一遍。繼之道。原來你這回到上海幹了這麼一回事。也不虛此一行。我道。我應允了蔡侶笙。一到南京。就同他謀事。求大哥代我留意。繼之道。你同他寫下兩個名條。我戲便同他荐个事便了。說話間。春梅來叫我吃午飯。我便過去。飯後。在行李內取出團扇及畫片。拿過來給繼之。說明是德泉送的。繼之先看扇子。把那題的詩念了一遍道。這回倒復有抄錯。我道。怎麼說是抄的。繼之道。你怎麼忘了。我頭回給你看的。那把團扇。把題花卉的詩。題在美人上。不就是這個人畫的麼。我猛然想起當日看那把團扇來。並想起繼之說的那詩畫交易的故事。又想起江雪漁那老臉攬詩。繼

回顧第九回

是
人
口
口
口
口

信繼之從前的話。並不會有意刻畫他們。因把在蘇州遇見江雪漁的話。及代題詩的話。述了一遍。老太太在旁聽見。便說道。原來是你題的詩。快念給我聽。繼之把扇子遞給他夫人。他夫人便念了一遍。又逐句解說了。老太太道。好口彩。好吉兆。果然石榴多子。明日繼之生了兒子。我好好的請你。我笑說多謝。繼之攤開那畫片來看。見了那款。不覺笑道。他自己不通。如何把我也拉到蘇州去。好好的一張畫。這幾個字寫的成了廢物了。我道。我也曾想過。只要叫裱畫匠。把那幾個字挖了去。還可以用得。繼之道。只得如此的了。我又回去。把我的及送述農的扇子。都拿來給繼之看。繼之道。這都是你題的麼。我道。是的。他畫一把。我就題一首。繼之道。這個人畫的着實可以。只可惜太不通了。但既然不通。就安分些。好好的寫個上下款也罷了。偏要題甚麼詩。你看這幾首詩。他將來又不知要錯到甚麼畫上去了。我道。他自己說是吳三橋的學生呢。繼之道。這也說不定的。說起吳三橋。我還買了一幅小中堂在那裡。你既歡喜題詩。

也同我題上兩首去。我道：畫在那裡。繼之道：在書房裡。我同你去看來。於是一同到書房裡去。繼之在書架上取下畫來。原來是一幅美人。佈景是滿幅梅花。梅梢上烘出一鈎斜月。當中月洞裡露出美人。斜倚在薰籠上。裱的全綾邊。那綾邊上都題滿了。却贈了一方。繼之指着道：這一方就是虛左以待的。我道：大哥那裡去找了這些人題。繼之道：我那裡去找人題。買來就是如此的了。我道：這一方的地位很大。不是一兩首絕詩寫得滿的。繼之道：你就多作幾首也不妨。我想了一想道也罷。早上看了絕妙好詞。等我也效顰填一闋詞罷。繼之道：隨你便。「我取出詞韻翻了一翻。填了一闋「疏影」詞曰：

香消燼歇。正冷侵翠被。霜禽啼徹。斜月三更。誰鼓城笳。一枕夢痕明滅。無端驚起佳人睡。况酒醒天寒時節。算幾回倚遍薰籠。依舊黛眉雙結。良夜迢迢。甚件對空庭。寂寞花光清絕。驚逗春心。偷數年華。獨自暗傷離別。年來消瘦。知何似。應不減。素梅孤潔。且待伊。塞上歸來。密與擁爐愁說。

果然不出我所料

用紙寫了出來。遞給繼之道。大哥看用得我寫上去。繼之看了道。你倒是個詞章家呢。但何以忽然用出那離別字眼出來。我道。這有甚一定的道理。不過隨手拈來。就隨意用去。不然。只管贊梅花的清幽。美人的標致。有甚意思呢。我只覺得詞句生澀得狠。繼之道。不生澀。很好。寫上去罷。我攤開畫。寫了上去。署了款。繼之便叫家人來。把他掛起。日長無事。我便和繼之對了一局圍棋。又把那九閱香奩詞抄了。只把眼兒媚的「故問夜來情。」改了個憎地喚芳名。拿去給姊姊看。姊姊看了一遍道。好便好。只是輕薄些。我道。這個只能撇開他。那輕薄看他的巧思。姊姊笑道。我最不服氣。男子們動不動拿女子做題目來作詩填詞。任情取笑。我道。豈但作詩填詞。就是畫畫。何嘗不是只畫美人。不畫男子。要畫男子。除非是畫故事。若是隨意坐立的。斷沒有畫個男子之理。姊姊道。正是。我纔看見你的一把團扇。畫的很好。是在那裡畫來的。我道。在蘇州。姊姊歡喜。我寫信去畫一把來。姊姊道。我不要。你幾時便當。順便同我買點顏料。

只兩個字寫
盡馬嘔

是母親話

來。還要買一份畫碟畫筆。我的丟在家裡。沒有帶來。我歡喜道。原來姊姊會畫。是幾時學會的。我也要跟着姊姊學。正說到這裡。吳老太太打發人來請。於是一同過去。那邊已經擺下點心。吳老太太道。我今天這個東做。得着。又做了荷花生日。又和乾兒子接風。這會請先用點心。晚上涼快些再吃酒。「我因為荷花生日。想起了竹湯餅會來。和繼之說了。」繼之道。這種人。只算得現世。我道。有愁悶時。聽聽他們的問答。也可以笑笑。於是把在花多福家所聞的話。述了一遍。母親道。你到妓院裡去來。我道。只坐得一坐。就走的。姊姊道。依我說。到妓院裡去。倒不要緊。倒是那班人。少親近些。我道。他硬拉我去的。誰去親近他。姊姊道。並不是甚麼親近不得。只小心被他們薰臭了。「說的大衆一笑。」當夜陪了吳老太太的高興。吃酒到二砲纒散。次日繼之出城。我也到關上去。順帶了團扇。送給述農。大家不免說了些別後的話。在關上盤桓了一天。到晚上。繼之設了個小酌。單邀了我同述農兩個吃酒。賞那香奩詞。述農道。徒然賞他。不

免爲作者所笑。我們也應該和他一閱。我道：香奩體我作不來，並且有他的珠玉在前，我何敢去佛頭着糞。繼之道：你今天題畫的那一闋疏影，不是香奩麼？我道：那不過是稍爲帶點香奩氣，他這個是專寫兒女的，又自不同。述農道：說起題畫，一個朋友前天送來一個手卷，要我題，我還沒工夫去作，不如拿出來，大家題上一闋詞罷。我道：這倒使得。述農便親自到房裡取了來，簽上題着「金陵圖」三字，展開來看，是一幅工筆青綠山水，把南京的大概畫了上去。繼之道：用個甚麼詞牌呢？述農道：詞牌倒不必限。我道：限了的好，不限定了，回來有了一句，合這個牌，又有一句，合那個牌，倒把主意鬧亂了。繼之道：秦淮多麗，我們就用「多麗」罷。我道：好，我已經有了起句了。「大江橫古今，煙鎖金陵。」述農道：好敏捷。我道：起兩句便敏捷，這個牌還有排偶對仗，頗不容易呢。繼之道：我也有個起句，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我道：既如此，也限了八庚韻罷。於是一面吃酒，一面尋思，倒是述農先作好了，用紙謄了出來，繼之拿在手裡。

念道。

水盈盈。吳頭楚尾波平。指參差帆檣隱處。三山天外。搖青井脂銷。牆根蛩泣。
金粉滅。江上烟腥。北固雲。縹中冷。泉咽潮聲。怒吼石頭城。只千古後庭一曲。
回首不堪聽。休遣恨。霸圖銷歇。王謝飄零。但南朝繁華已燼。夢蕉何事重
醒。舞臺傾夕烽。驚雀歌館寂。燐火爲螢。荒徑香埋。空庭鬼嘯。春風秋雨。總惹
凝。更誰家。秦淮夜月。笛韻寫。淒清傷心處。畫圖難足。詞客素情。

繼之念完了。便到書案上去寫。我站在前面看他寫的是。

古金陵。秦誰烟水冥冥。寫蒼茫勢。吞南北。斜陽返射孤城。泣胭脂。淚乾陳井。
橫鐵銷。纜繫吳舫。玉樹歌殘。銅琶咽斷。怒潮終古不平。聲算只有蔣山如壁。
依舊六朝青。空餘恨。鳳臺寂寞。鴉點零星。歎豪華。灰飛王謝。那堪擊鼓重
驚。指燈船。光銷火燄。灑水樹影。亂秋聲。壞堞荒烟。寒筇夜雨。鬼燐。鵝血。暗慙。
生畫圖。中長橋。片月如對。碧波明。烏衣巷。年年燕。至故國。多情。

我等繼之寫完。我也寫了出來。交給述農看。我的詞是。

大江橫古今。烟鎖金陵。憶六朝。幾番興廢。恍如一局棋。枰見風。飄去來。眼底望樓。櫓。頹敗心。驚幾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嘆凋零。想昔日。秦淮。觴詠似幻夢。初醒。空留得一輪明月。漁火零星。最銷魂。紅羊劫盡。但飲一座孤城。賸銅駝。無言衰草。聞餓馬。淒斷郵亭。舉目滄桑。感懷陵谷。落花流水。摠關情。偶披圖。舊時景象。歷歷可追。麗描摹。出江山如故。輸與丹青。

當下彼此傳觀。又吃了一回酒。述農自回房去安歇。繼之對我道。你將息兩天。到燕湖走一次。你但找定了屋子。就寫信給我。這裡派人去。你便再到九江。漢口。都是如此。我道。這我房子的事。何必一定要我。繼之道。你去找定了。回來可以告訴我。一切細情。若再別人去。他們去了。就在那裡辦事了。還有一層。將來你往來稽查。也還可以熟悉些。我道。這裡南京開辦。歷繼之道。這裡叫德。泉。倒派人上來辦。纔好掩人耳目。你從上江回來。就可以到鎮江去。我道。這裡書啓

現狀

念念不忘何
怪侶筆成激

題語

三九

的事怎樣呢。繼之道。我這個差事。上前天奉了札子。又連辦一年。書啓我打算另外再請人。我道。那麼何不請了蔡侶筆呢。繼之道。但不知他筆下如何。我道。包你好。我雖然未見過他的東西。然而保過廩的人。斷不至於不通。頂多作出來的東西。有點腐八股氣罷了。何況還不見得。他還送我一副對子。一筆好董字。繼之道。我就請了他。你明日就寫信去罷。連關書一齊寄去也好。我聽說不勝之喜。連夜寫好了。次日一早便叫家人寄去。又另外寄給王端甫一信。囑他勸駕。我便賃馬進城。順路買了畫碟、畫筆、顏料等件。又買了幾張宣紙、扇面、畫絹等。回來送與姊姊。並央他教我畫。姊姊道。你只要在旁邊留着心看我畫。看多了就會了。難道還要把着手教麼。我道。我從前學畫山水。學了三個多月。畫出來的山。還像一個土饅頭。我就丟下了。姊姊便裁了一張小中堂。我道。畫甚麼。姊姊道。畫一幅美人。送我乾娘子。說罷坐下。調開顏色。先畫了個美人面。又佈了一樹梅花。我道。姊姊可是看見了書房那張。要背臨他的稿子。姊姊道。

大凡作畫要臨稿本。便是低手書房。那是我。看見的。我却並不臨他。我道。初學時。總是要臨的。姊姊道。這個自然。但是學會之後。總要胸中有了。邱壑。要畫甚麼。就是甚麼。纔能稱得畫家。說話間。春梅拿了一捲東西進來。說是他家周二爺從關上帶回來的。拆開看時。原是那幅金陵圖。昨夜的詞未曾寫上。今天繼之。沈農都寫了。拿來叫我寫的。姊姊道。書房那張。你也題了一闋詞。怎麼這樣詞興大發。我這張也要請教一闋了。我道。纔題過一張梅花美人。今日再題。恐怕要犯了。姊姊道。胡說。我不信你腹儉到如此。我已經填了一闋「解語花」。在乾嫂子那裡。你去看來。我道。既如此。我不看詞。且看畫的是甚麼樣子。個大同。我好切題做去。姊姊道。沒有甚麼樣子。就是一個月亮。一個美人。站在梅花樹下。「我便低頭思索一會。」問姊姊要紙寫出來。姊姊道。填的甚麼詞牌。不必寫。先念給我聽。我道。自然也是解語花。因念道。

思榮。鄧尉。夢逸。羅浮。身似梅花瘦。故園依舊。懶梳掠。誰共翠芳携手。芳心恐

果然與前復
了豈真腹儉
耶

又是詞家

負。正酒醒天寒時候。喚鴉鬢。招鷁歸來。請與冰魂守。羌笛怕聽吹驟。念隴頭人遠。怎堪回首。翠蛾愁皺。相偎處。惹得暗香盈袖。凝情待久。無限恨。憑仙知否。應爲伊惆悵江南。月落參橫後。

姊姊聽了道。大凡填詞。用筆要如快馬入陣。盤旋曲折。隨意所之。我們不知怎的。總覺着有點拙澀。詞句總不能圓轉。大約總是少用功之過。念我的你聽。

芳痕淡。抹粉影含嬌。隱隱雲衣疊。一般清絕。儂花立空。自暗傷離別。銷魂似妾。心上事更憑誰說。倩何人寄語。隴頭鏡裡春難折。寂寞黃昏片月伴珊珊。瓊佩滿庭香雪。蛾眉愁切。關情處。怕聽鶯吹。微冰姿似鐵。嘆爾我生來孤潔。恐飄殘倦倚風前一任霜華拂。

我道。姊姊這首。就圓轉得多了。姊姊道。也不見得。此時那畫已畫好了。我便把題詞寫上。又寫了那金陵圖的題詞。過得兩天。我便到蕪湖去。看定了房子。等繼之派人來經理了。我又到九江。到漢口。回南京。歇了幾天。又到鎮江。到杭州。

此應是第四年

想是年來做
生意電報見
的多了故接
電不驚了
笑

從此我便來往蘇杭及長江上下游。原來繼之在家鄉，提了一筆巨款來，做這
個買賣。專收各路的土貨，販到天津牛莊廣東等處去發賣。生意倒也十分順
手。我只管往來稽查帳目。在路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這日子就覺得容易
過了。不知不覺過了一個週年。直到次年七月裡。我稽查到了上海。正在上海
號裡住下。忽接了繼之的電報。叫速到南京去。電文簡畧也不曾叙明何事。我
想繼之大關的差使。留辦一年。又已期滿。莫非叫我去辦交代。然而辦交代用
不着我呀。既然電報來叫。必定是一件要事。我且即日動身去罷。正是。

只道書來詢貨殖。誰知此去却衡文。

未知此去有何要事。且聽下回再記。

上回是看他人之詞。此回是自己填詞。詞都好。

一入商途。便經一年之久。無怪狀可記。豈商務中獨無怪狀耶。吾急欲叩之。

第四十一回 破資財窮形極相 感知已瀝膽披肝

末一層最難

我接了繼之電信。便即日動身。到了南京。便走馬進城。問繼之有甚要事。恰好繼之在家裡。他且不說做甚麼。問了些各處生意情形。我一一據實回答。我問起蔡侶笙繼之道。上月藩台和我說。要想請一位清客。要能詩。能酒。能寫。能畫。的雜技愈多愈好。又要能談天。又要品行端方。託我找這樣一個人。你想叫我往那裡去找。只有侶笙。他琴棋書畫。件件可以來得。不過就是脾氣古板些。就把他荐去了。倒甚是相得。大關的差事。前天也交卸了。我道。述農呢。繼之道。述農館地還連下去。我道。這回叫我回來。有甚麼事。繼之道。你且見了老伯母。我們再細談。我便出了書房。先去見了吳老太太。及繼之夫人。方纔過來。見了母親。嬌娘。姊姊。談了些家常話。我見母親房裡。擺着一枝三鏤白玉如意。便問是那裡來的。母親道。上月我的生日。蔡侶笙送來的。還有一個董其昌手卷。我仔細看了那如意一遍。不覺大驚道。這個東西。怎麼好受他的。雖然我荐他一個館地。只怕他就把這館地一年的薪水。還買不來。這箇如何使得。母親道。便是。

此處寫得甚

我也說是小生日。不驚動人。不肯受。他再三的送來。只得收下。原是預備你來家。再當面還他的。我道。他又怎麼知道母親生日呢。姊姊道。怕不是大哥談起的。他非但生日那天送這個禮。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送用的。零碎東西。也不知送了多少。我道。這個使不得。偏是我從荐了他的館地之後。就沒有看見過他。姊姊道。難道一回都沒見過。我道。委實一回都沒見過。他是住在關上的。他初到時。來過一次。那時我到蕪湖去了。嗣後我就東走西走。偶爾回來。也住不上十天八天。我不到關上。他也無從知道。趕他知道了。我又動身了。所以從來遇不着。還有那手卷呢。姊姊在抽屜裡取出來給我。看是一個三文多長的綾本。我看了。便到繼之那邊。和繼之說。繼之道。他感激你得狠呢。時時念着你。這兩樣東西。我也曾見來。若講現買起來呢。也不知要值到多少錢。他說道。是他家裁的東西。在上海窮極的時候。拿去押給人家了。兩樣東西也只押得四十元。他得了館地之後。就贖了回來。拿來送你。我道。是他先代之物。我更不能受。

明日待我當面還了他。此刻他在藩署裡。近便得狠。我也想看看他去。繼之道。你自從丟下了書本以來。還能作入股麼。我笑道。我就是未丟書本之前。也不見得能作入股。繼之道。說雖是如此說。你究竟是在那裡作的。我記得你十三歲。考書院。便常常的起在五名前。以後兩年。我出了門。可不知道了。我道。此刻憑空還問這個做甚麼呢。繼之道。只管胡亂談談。有何不可。我道。我想這個不是胡亂談的。或者另有甚麼道理。繼之笑着。指着一個大紙包道。你看這個是甚麼。我拆開來一看。却是鐘山書院的課卷。我道。只怕又是藩台委看的。繼之道。正是。這是生卷。童卷是侶笙在那裡看。藩台委了我。我打算要煩勞了你。我道。帮着看是可以的。不過我不能定甲乙。繼之道。你只管定了甲乙。順着疊起來。不要寫上。等我看過再寫就是了。我道。這倒使得。但不知幾時要。這裡又是多少卷。要取幾名。繼之道。這裡共是八百多卷。大約取一百五十卷左右。佳卷若多。就多取幾卷也使得。你幾時可以看完。就幾時要。但是越快越好。藩台

交下來好幾天了。我專等着你，你在這裡看，還是拿過去看。我道：但只看看，不過天把就看完了。但是還要加批加圈，只怕要三天。我還是拿過去看的好。那邊靜點。這邊恐怕有人來。繼之道：那麼你拿過去看罷。我笑道：看了使不得，休要怪我。繼之道：不怪你就是。當下又談了一會。繼之叫家人把卷子送到我房裡去。我使過來，看見姊姊正在那裡畫畫。我道：畫甚麼。姊姊道：九月十九，是乾娘五十整壽。我畫一堂海滿壽屏，共是八幅。我道：呀，這個我還不會記得。我們送甚麼呢。姊姊道：這裡有一堂屏了，還有一個多月呢。慢慢辦起來，甚麼不好送。我道：這分禮是狠難送的。送厚了，繼之不首收。送薄了，過不去。怎麼好呢。想了一想，道：有了一樣了。我前月在杭州，取了一尊柴密的彌勒佛，只化得四吊錢的，真是古貨。只可惜放在上海。回來寫個信，叫德泉寄了來。姊姊道：你又來了。柴密的東西，怎麼只賣得四吊錢。我道：不然，我也不知。因為這東西買得便宜。我也有點疑心，特為打聽了來。原來這一家人家，本來是杭州的富戶。祖上

倒下來了

賣田賣房產
了賣桌椅衣
服了家人僕
婦也散了

尋出來便沒
得你惱了

一百個共是
一千兩也却
還有一千兩
金子喜遺金
與子孫之人
聽者

在揚州做鹽商的後來折了本倒了下來便回杭州生意雖然倒了却也還有幾萬銀子家資後來的子孫一代不如一代起初是賣田後來是賣房產賣桌椅東西賣衣服首飾鬪的家人僕婦也用不起呼一天在堆存雜物的樓上看見有一大堆紅漆竹筒子也不知是幾個這是揚州戴春林的茶油筒子知道還是祖上從揚州帶回來的茶油此刻差不多上百年了想來油也乾了留下他無用不如賣了打定了主意就叫了收買舊貨的人來講定了十來個錢一個富堂點過却是九十九個都賣了過得幾天又在角子上尋出一個想道這一個東西原是一百個那天怎樣尋他不出來搖了一搖沒有聲響想是油都乾了想這油透了的竹子劈細了生火倒好於是拿出來劈了原來裡面並不是油却是用木屑藏着一條十兩重的足赤金條子不覺又驚又喜又悔又恨驚的是許久不見這樣東西如今無意中又見着了喜的是有了這個又可以換錢化了悔的是那九十九個不應該賣了恨的是那天見了這筒子怎麼一定

四七

當他是茶油不劈開來先看看再賣只得先把這金子去換了銀來有銀在手又忘懷了吃喝嫖賭不上兩個月又沒了他自想眼睜睜看着九百九十兩金子沒福享用吊把錢把他賣了還要這些東西作甚麼不如都把他賣了完事因此索性在自己門口擺了個攤子把那眼前用不着的家私什物都拿出來只要有人還價就賣那天我走過他門口看見這尊佛問他要多少錢他並不索價只問我肯出多少我說了個四吊原不過說着頑誰知他當真賣了姊姊道你不要撒謊天下那裡有這種獸人我道惟其獸所以纔能敗家他不獸也不至於如此了這些破落戶千奇百怪的形狀也說不盡許多記得我小時候上學一天放晚學回家同着一個大學生走遇了一個人手裡提着一把酒壺那大學生叫我去揭開他那酒壺蓋看是甚麼酒我頑皮果然躡足潛踪在他後頭把壺蓋一揭你道壺裡是些甚麼原來不是酒不是茶也不是水不是濕的是乾的却是一壺米一說的姊姊撲嘴的一聲笑了道「這是怎麼講我道。

與旗人擺架
子彷彿

原來你家也
是大官家不
然地保何以
請安

那個人當時就大罵起來要打我嚇得我摔了壺蓋飛跑回家去明日我問那
大學生纔知道這個人是就近的一個破落戶窮的逐頓買米又恐怕人譏笑
所以拿一把酒壺來盛米有人遇了他他還說頓頓要吃酒呢就是前年我回
去料理祠堂的一回有一天在路上遇見子英伯父抱着一包衣服在一家當
鋪門首東張西望我知道他要當東西不好去撞破他遠遠的躲着偷看那當
門是開在一個轉角子上他看見沒人纔要進去誰知角子上轉出一個地保
來看見了他搶行兩步請了個安羞得他臉上青一片紅一片嘴裡喃喃的
的不知說些甚麼就走了只怕要拿到別家去當了姊姊道大約越是破落戶
越要擺架子也是有的我道非但擺架子還要貪小便宜呢我不知聽誰說的
一個破落戶拾了一個門死了的鷄拿回家去開了膛拔了毛要炸來吃又
嫌費事家裡又沒有那些油因拿了鷄假意去買油炸膾故意把鷄掉在
油鍋裡面還做成大驚小怪的樣子那油鍋是沸沸騰騰的不一會就熟了人

家同他撈起來。他非但不謝一聲，還要埋怨說：「我本來要做五香的，這一炸可炸壞了五香的，吃不成了。」姊姊笑道：「你少要胡說罷，我這裡趕着要畫呢。」我也想起了那尊彌勒佛，便回到房裡，寫了一封寄德泉的信，叫人寄去。一面取過課本來，看得不好的便放在一邊，好的便另放一處，看至天晚，已看了一半。暗想原來這件事甚容易的。晚飯後，又潛心去看，不知不覺，把不好都全分別出來了。天色也微明了，連忙到床上去睡下。一覺醒來，已是十點鐘。母親道：「爲甚睡到這個時候？」我道：「天亮纔睡的呢。」母親道：「晚上做甚麼來？」我道：「代繼之看卷子，母親便不言語了。我便過來，和繼之說了些閒話。飯後，再拿那看過好的，又細加淘汰，逐篇加批加圈點。又看了一天。晚上又看了一夜，取了一百六十卷，定了甲乙，一順疊起。天色已經大明了，我便不再睡，等繼之起來了，便拿去交給他道：「還有許多落卷，叫人去取了來罷。」繼之翻開看了兩卷，大喜道：「妙妙，怎麼這些批語的字都摹仿着我的字跡，連我自己粗看去也看不出。」

得了法象
自是不同

來我道。不過偶爾學着寫。正是婢學夫人。那裡及得到大哥什一。繼之道。辛苦得狠。今夜請你吃酒酬勞。我道。這算甚麼勞呢。我此刻先要出去一次。繼之問到那裡。我道。去看蔡侶笙。繼之道。正是。他和我說過。你一到了。就知照他。我因爲你要看卷子。所以不曾去。知照得。你去看看他。也好。我便出來。帶了片子。一走到藩台衙門。到門房遞了。說明要見蔡師爺。門上拿了進去。一會出來。說是蔡師爺出去了。不敢當。擋駕。我想來得不湊巧。只得快快而回。對繼之說。侶笙不在家的話。繼之道。他在關上一年。是足跡不出戶外的。此刻怎麼老早就出去了。呢。話還未說完。只見王富來回說。蔡師爺來了。我連忙迎到客堂上。去只見侶笙穿了衣冠。帶了底下人。還有一個小廝。挑了兩個食盒。侶笙出落得精神煥發。洗絕了從前那落托模樣。眉宇間還帶幾分威嚴氣象。見了我。便搶前行禮。嚇的我連忙回拜起來。讓坐。侶笙道。今日帶了贄見。特地叩謁。老伯母望乞代爲通稟一聲。我道。家母不敢當。閣下太客氣了。侶笙道。前月老伯

母華誕本當就來叩祝。因閣下公出未曾。在侍不敢造次。今日特具衣冠叩謁。千萬勿辭。我見他誠摯。只得進來。告知母親。母親道。你回了他就是了。我道。我何嘗不回。他誠摯得狠。特爲具了衣冠。不如就見他一見罷。姊姊道。人家既然一片誠心。伯娘何必推托。只索見他一見罷了。母親答應了。嬌娘姊姊都回避。過我出來領了侶笙進去。侶笙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進去。端端正正的行了禮。我在旁陪着。又回論過了。侶笙叫小厮端上食盒。道。區區幾式。敝省的土儀。權當贄見。請老伯母賞收。母親道。一向多承厚賜。還不會道謝。怎好又要費心。我道。侶笙太客氣了。我們彼此以心交。何必如此煩瑣。侶笙道。改日內子還要過來給老伯母請安。母親道。我這沒有去拜望。怎敢枉駕。我道。嫂夫人深明大義。一向景仰的。我們書房裡坐罷。侶笙便告辭母親。同到書房裡來。我忙讓寬衣。侶笙一面與繼之相見。我說道。侶笙何必這樣客氣。還具起衣冠來。侶笙

道我們原可以脫畧要拜見老伯母怎敢褻瀆我道上月家母壽日承賜厚禮概不敢當明日當即璧還侶笙道這是甚麼話我今日披肝瀝膽的說一句話我在途窮之中多承援手薦我館穀自當感激然而我從前也就過幾次館也有人薦的就是現在這個館是繼翁荐的雖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揔沒有這種激切須知我這個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當我落拓的時候也不知受盡多少人欺侮我擺了那個攤有那些居然自命是讀書人的也三三兩兩常來戲辱所謂人窮志短我那裡敢和他較量只索避了所以頭一次閣下過訪時我待要理不理的連忙收了攤要走也是被人戲辱的多了嚇怕了所以纔如此我道這班人就狠沒道理人家擺個攤碍他甚麼要來戲侮人家呢侶笙道說來有個原故因爲我上一年做了個蒙館虹口這一班蒙師以爲又多了一個未免要分他們的潤就狠不顧慮了次年我因來學者少不敢再幹纔出來測字他們已經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說是只配測字的如何妄想坐起館來我

因爲坐在攤上閒着常帶兩本書去看看有一天我看的是「經世文篇」被一個刻薄鬼看見了就同我哄傳起來說是測字先生看經世文篇看來他還想做官還想大用呢從此就三三兩兩時來挖掘你想我在這種境地上處着忽然天外飛來一個絕不相識絕不相知之人賞識我於風塵之中叫我焉得不感！說到這裡流下淚來「所以我常老伯母華誕之日送上兩件薄禮並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閣下留着做個記念倘使一定要還我便是不許我感道知已了」說着便起身「道方伯那裡還有事等着先要告辭了我同繼之不便強留送他出去我回來對繼之說道在我是以爲閒閒一件事却累他送了禮物還賠了眼淚倒叫我難爲情起來繼之道這也足見他的純摯且不必談他我們談我們的正事罷我問談甚麼正事繼之指着我看定的課卷說出一件事來正是

只爲金篋能刮眼，更將玉尺付君身。

未知繼之說出甚麼事來，且待下回再記。

五五

上回輕輕一筆即渡過一年，而此一年之中，斷不能全無一事可記者。故此回特補出杭州破落戶一事，後所引三事，特陪襯耳。

寫侶笙之摯誠，即借以叙其從前之歷史，絕不見冗贅。此是雙管齊下法。記者曰：「我只問問一件事。」惟此一邊愈開，則愈顯彼一邊之脆擊。

閒閒一件事，非真以爲閒閒也。惟熱極人，則自視此等事爲閒閒耳。故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者，其視捨身救國，亦爲閒閒一切熱血家行事，莫不如是。此回閱課卷是旁文，不是正文。

第四十二回 露關節同考裝瘋 入文闈童生射獵

當下繼之對我說道：「我日來得了個關節，怕是分房，要請一個朋友到裡面幫忙去，所以打電報請你回來。我又恐怕你荒疏了，所以把這課卷試你一試。誰知你的眼睛，竟是狠高的。此刻我決意帶你進去。我道：只要記得那八股的範

圍格。同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氣機之暢塞。詞藻之枯腴。筆仗之靈鈍。古文時文。總是一樣的。我時文雖荒了。然而當日也曾入過他那範圍的。怎會就忘了。況而我古文還不肯丟荒的。但是怎能較同着進去。這個頑意見却沒有幹過。繼之道。這個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樣混進去。我道。大約是房官都帶人進去的了。繼之道。豈但房官是內解的都帶人進去的。常有到了裡面。派定了。又更動起來的。我會記得有過一回。一個已經分定了房的。憑空又撤了。換了一個收掌。我道。這又爲甚麼。繼之道。他一得了這差使。便在外頭通關節。收門生。誰知臨時鬧穿了。所以弄出這個笑話。我道。這科場的防範。據算嚴密的了。然而內中的毛病。我看總不能免。繼之道。豈但不能免。並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層出不窮。有偷題目出去的。有傳遞文章進號的。有換卷的。我道。傳遞先不要說他。換卷是怎樣換法呢。繼之道。通了外收掌。初十交卷。出場。這卷先不要解在外面。請人再作一過。謄好了。等進二場時。交給他換了。廣東有

了。闈姓一項便又有壓卷及私拆彌封的毛病。廣東曾經開過一回一場失了。上三木卷子的。你道這十三個人是那裡的晦氣。然而這種毛病都不與房官相干。房官只有一個關節是毛病。我道：「這個頑意兒我沒幹過，不知關節怎麼通法。繼之道：「不過預先約定了幾個字，用在破題上。我見了便容罷了。我道：「怎麼說中不中還不能必呢。繼之道：「這個自然。他要中去通主考的關節。我道：「還有一層難處。比如這一本不落在他的房裡呢。繼之道：「各房官都是聲氣相通的。不落在他那裡。可以到別房去找。別房落到他那裡的關節卷子也聽人家來找。最怕遇見一種拘迂古執的。他自己不通關節。別人通了關節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種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裡。或者這一科沒有黑房。就都不要緊了。我笑道：「大哥還是做黑房。還是做紅房。繼之道：「我在這裡絕不交結紳士。就是同寅中我往來也少。固然沒有人來通我的關節。我也不要關節。然而到了裡面。我却不做甚麼正顏厲色的君子去討人厭。有人來尋甚麼。

卷子只管叫他拿去我笑道這倒是取巧的辦法正人也做了好人也做了纒之道你不知道黑房是做不得的現在新任的江寧府何太尊他是翰林出身在京裡時有一回會試分房他同人家通了關節就是你那個話偏偏這本卷子不會到他房裡他正在那裡設法搜尋可巧來了一位別房的房官是個老翰林著名的是個清朝孔夫子沒有人不畏憚他的這位何太尊不知怎樣一時糊塗就對他說有個關節的話誰知被他聽了便大嚷起來說某房有關節要去回摠裁登時鬧的各房都知道了圍過來看見是這位先生吵鬧都不敢勸這位何太尊急了要想個阻止他的法子那裡想得出來只得對他作揖打拱的求饒他那裡肯依說甚麼皇上家掄才大典怎容得你們爲鬼爲蜮照這樣做起來要屈煞了多少寒酸這個非回明白了認真辦一辦不足以警將來何太尊到了此時人急智生忽的一下直跳起來把雙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說神說鬼的便裝起瘋來那位老先生還冷笑道你便裝瘋也須瞞不過去

說煞

更進一層

是老婦望子
話回思真哉一
笑也

何太尊更急了。便取起桌上的裁紙刀。飛舞起來。嚇的衆人倒退。他又是東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劃了一刀。衆人纔勸住了。那位老先生說他果然真瘋了。不然那裡肯自己戮傷身子。那位老先生纔沒了說話。當時回明了開門。把他扶了出去。這纔了事。你想自己要做君子。立崖岸。却不顧害人。這又何苦呢。我道。這一場風波。確是鬧的不小。那位先生固然太過。然而士人進身之始。即以賄求將來出身做官的品行。也就可想了。繼之道。這個固是正論。然而以八股取士。那作八股的。就何嘗都是正人。說話時。春蘭來說。午飯已經開了。我就別了繼之。過來吃飯。告訴母親。說進場看卷的話。母親道。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何不自己去中一個。你此刻起了服。也該回去趕小考。好歹掙個秀才。我道。掙了秀才。還望舉人。掙了舉人。又望進士。掙了進士。又望翰林。不點翰林還好。萬一點了。兩吊銀子的家私。不上幾年。都要光了。再沒有差使。還不是仍然要處館。這些身外的功名。要他做甚麼呢。母親道。我只一句話。

天下此等倒
置事正復不
少不必科名
也

便惹了你一大套。這樣說，你是不望上進的了。然則你從前還讀書做甚麼。我道：讀書只求明理，達用何必。爲了功名，纔讀書呢。姊姊道：兄弟今番以童生進場看卷，將來中了幾個出來，再是他們去中了進士，點了翰林，却都是兄弟的門生了。我笑道：果然照姊姊這般說，我以後不能再考試了。姊姊道：這却爲何。我道：我去考試，未必就中，偷遲了兩科，我所荐中的，都已出了身。萬一我中在他們手裡，那時候，明理他是我的老師，暗裡實是我，是他的老師，那纔不值得呢。吃過了飯，我打算去回看侶笙，又告訴了他方纔的話。姊姊道：他既這樣說，就不必退還他罷。做人該爽直的地方，也要爽直些纔好。若是太古板，也不入時宜。母親道：他纔說他的太太要來，你要去回拜他，先要和他說明白。千萬不要同他那個樣子。穿了大衣服來，累我們也要穿了陪他。我道：我只說若是穿了大衣服，我們擔駕不會他。他自然不穿了。說罷便出來。到藩臺衙行程，會了侶笙，只見他在那裡起草稿。我問他作甚麼。侶笙道：這裡制軍的摺稿，衙

門裡幾位老夫子都弄不好。就要了方伯。方伯又轉委我。我道是甚麼奏稿。這般煩難。侶笙道。這有甚麼煩難。不過爲了前回法越之役。各處都招募了些新兵。事定了。又遣散了募時。與散時。都經奏聞。此時有個廷寄下來。查問江南軍政。就是這件事。要作一個覆摺罷了。我又把母親的話述了一遍。侶笙道。本來應該要穿大衣過去的。既然老伯母分付。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我又問是幾時來。侶笙道。本來早該去請安了。因爲未曾得先容。所以不敢冒昧。此刻已經到了。就是明天過來。我道。尊寓在那裡。侶笙道。這署內閒房儘多着。承方伯的美意。指撥了兩間。安置舍眷。我道。秋菊有跟了來麼。侶笙道。他已經嫁了人。如何能跟得來。前天接了信。已經生了兒子了。這小孩子倒好。頗知道點好歹。據內人說。他自從出嫁之後。不像那般蠢笨了。聰明了許多。他家裡供着端甫和你的長生祿位。且夕香花供奉。朔望焚香叩頭。我大驚道。這個如何使得。快寫信叫他不要如此。況且這件事是王端甫打聽出來的。我在旁邊不過

軒見蠢笨兒
女一統婚嫁
之後其蠢笨
即稍然甚有
化爲靈敏者
實不解其所

以然之故以
愿意度之大
約必關於醫
理顯明醫學
者一研究此
問題

兜空懸造之
醫生舊日人
道與聰明相
表裡也一笑

老婦人口吻

代他傳了幾句話怎麼這樣起來他要供只供端甫就殺了攀出我來做甚麼呢。侶笙笑道小孩子要這樣也是他一點窮心由他去幹罷了又不費他甚麼。我道並且無謂得狠他只管那樣僕僕並拜我這裡一點不知彼有所施我無所受徒然對了那木頭牌子去拜何苦呢。侶笙道這是他出於至誠的諒來止也止他不住去年端甫接了家眷到上海秋菊那小孩子時常去帮忙家眷入宅時房子未免要另外裝修油漆都是他男人做的並且不敢收受工價連物料都是送的這雖是小事也可見得他知恩報恩的誠心我倒狠喜歡我道施恩莫望報何況我這個斷不能算恩不過是個路見不平助一臂之惹罷了。侶笙道你便自己要。做君子施恩不望報却不能責他人必為小人受恩竟忘報呀說得我笑了然而心中總是悶悶不樂辭了回來告訴姊姊這件事母親姊姊一齊說道你快點叫他寫信去止住了不要折煞你這孩子姊姊笑道那裡便折得煞他要如此不過是盡他一點心罷了我道這樣說起來我初到南

絕肖妙甚

好利害女子
我怕他也

京時伯父出差去了。伯母又不肯見我。倘不遇了繼之，怕我不流落在南京。幸得遇了他，不但解衣推食，並且那一處不受他的教導，我也應該供起繼之的。長生祿位了。姊姊笑道：「枉了你是個讀書明理之人，這種不過是下愚所爲罷了。豈不聞士爲知己者死，又豈不聞國士遇我國士報之，從古英雄豪傑，受人意外之恩，時何嘗肯道一個謝字？等他後來行他那報恩之志時，却是用出驚天動地的手段，這纔是叫做報恩呢。據我看繼之待你，那給你館地招呼你，一層不過是朋友交情上應有之義，倒是他那隨時隨事教誨你，無論文字的批繆處，世的機宜，知無不言，這一層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報的。我道：「拿甚麼去報他呢？姊姊道：「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只要能放出眼光，拔取幾個真才本房裡的，比別房多些，內中中的還要是知名之士，讓他享一個知文之名，也可以算得報他了。其餘隨時隨事都可以報得，只要存了心，何時非報恩之時，何地非報恩之地。明人還要細說麼？我道：「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

六三

即此便是開
體之意不處
爾時未經發
明此二字之
名詞耳

心事被他道
實了
偏是他說得
透徹

的不好多了一點事就鬧的這裡說感激那裡也說感激把這種貴重東西送了來看着他也有點難受我從此再不敢多事了姊姊道這又不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來是抑強扶弱互相維持之意比如遇了老虎吃人我力能殺虎的自然奮勇去救就是力不能殺虎也要招呼衆人去救斷沒有坐視之理你見了他送你的東西難受不過是怕人說你望報的意思其實這是出於他自己的誠心與你何干呢我道那一天尋到了侶笙家裡他的夫人口口聲聲叫我君子見了侶笙又是滿口的義士叫得人怪害臊的母親道叫你君子義上不好倒是叫你小人混帳行子的好姊姊道不是的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的脾氣以爲做了這一點點的事值不得這樣恭維你自己看見並沒有出甚麼大力量又沒有化錢以爲是一件極小的事不知那秋菊從那一天以後的日子都是你和王端甫給他過的了如何不感激莫說供長生祿位就是天天來給你們磕頭也是該的我搖頭道我到底不以爲然姊姊笑道所以我說你又

自己心也說不
出他道着了
是女子也

一路以問答
進與行來不
此以施恩不
受報一句點
破回前文
通身轉爽蓋
通身皆爲此
句耳不然皆
尤又矣

是天眞又是禪氣。你滿肚子要做施恩不受報的好漢。自己又說不出來。照着你這個性子。只要莫磨滅了。再加點學問。將來怕不是個俠士。我笑道。我說姊姊不過。只得退避三舍了。說罷走了出來。暗想姊姊今天何以這樣恭維我。說我可以做俠士。我且把這話問繼之去。走到書房裡。繼之出去了。問知是送課卷到藩臺衙門去的。我便到上房裡去。只見老媽子丫頭。在那裡忙着疊錫箔。安排香燭。整備素齋。我道。乾娘。今天上甚麼供。吳老太太道。今天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薩生日。他老人家一年到頭。却是閉着眼睛的。只有今天是張開眼睛。祭了他。消災降福。你這小孩子怎不省得。我向來厭煩這些事。只爲是老太太做的。不好說甚麼。便把些別話岔開去。繼之夫人道。這一年來。兄弟總沒有好好的在家裡住。這回來了。又叫你大哥拉到場裡去。白白的關一個多月。還是那裡說起。我道。出關之後。我總要住到拜了乾娘壽纔動身。還是好幾天呢。老太太道。你這回進去。帮大哥看卷。要小心些。只要取年輕的。不要取年老。

奇談我也要
問是何意

新小說 第二年第十一號

四百八十六

的最好。是都在十七歲以內的。我道。這是何意。老太太道。你纔十八歲。偷使那五六十歲的中。在你手裡。不叫他羞死麼。我笑道。我但看文章。怎麼知道他的年紀。老太太道。考試不要填了三代年貌的麼。我道。彌封了的。看不見。老太太道。還有個法子。你只看字跡。蒼老的。便是個老頭子。我道。字跡也看不見。是用謄錄謄過的。老太太笑道。這就沒法了。正說笑着。繼之回來了。問笑甚麼。我告訴了。大家又笑了一笑。我談了幾句。便回到自己房裡。畧睡一會。黃昏時方纔起來吃飯。一宿無話。次日蔡侶笙夫人來了。又過去見了吳老太太。繼之夫人。我便在書房陪繼之。他們盤桓了一天。纔散。光陰迅速。不覺到了初五日。入闈之期。我便青衣小帽。跟了繼之。帶了家人王富。同到至公堂伺候。行禮已畢。便隨着繼之。入了內簾。繼之派在第三房。正是東首的第二間。外面早把大門封了。加上封條。王富便開鋪蓋。開到我的。忽詫道。這是甚麼。我一看。原來是一枝風槍。繼之道。你帶這個來做甚麼。我道。這是在上海買的。到蘇杭州去。沿路獵

鳥所以一向都是捲在鋪蓋裡的。這回家來了。家裡有現成鋪陳。便沒有打開他進來時。就順便帶了他。還是在輪船上捲的呢。說罷取過一邊。這一天沒有事。第二天早起。主考差人出來。請了繼之去。好一會纔出來。我問有甚麼事。繼之道。這是照例的寫題目。我問甚麼題。繼之道。告訴了你。可要代我擬作一篇的。我答應了。繼之告訴了我。我便代他擬作了一個次題。一首詩。到了傍晚時候。我走出房外閒望。只見一個鴿子。站在簷上。我忽然想起風槍在這裡。這回用得着了。忙忙到房裡。取了槍。裝好鉛子。跑出來。那鴿子已飛到牆頭上。我取了准頭。扳動機簧。噠的一聲。着了。那鴿子便掉了下來。我連忙跑過去拾起一看。不覺吃了一驚。正是

任爾關防嚴且密。何如一彈破玄機。

不知爲了何事大驚。且待下回再記。

科場校士防範之嚴。令人發笑。正不知嚴防有何用處也。篇中所引。何足以

盡其萬一。柏俊以後。凡與試差者。懷懷數年。未幾即仍其舊。至今年。此裝瘋

者。已封疆矣。何柏俊之獨不幸耶。今年光緒三十一年也彼之封疆且已在數年前中間一段。叙一團穉

氣人。施恩不受報。却又不能白達其意。委委曲曲寫來。卒須他人爲之代達。

極盡形容。自是傳神之筆。

獵獲一鵠而大驚。不必問此中又有怪現狀矣。而標目曰「入文閣。」曰「射

獵。」射獵須出。而此乃獨入。射獵武事。此乃於文閣中。標目亦奇。



偵探
小說(續第二)
十一號

上海 知新室主人 譯述

第二十二回 觀勇號揣測得端倪 避兇鋒潛藏免災晦

却說陳家鼐換過衣服之後。無意中看見桌上放着一面顯微鏡。不覺大喜。私念道。我心裏正想要用着這件東西。不意他這裏倒有現成的擱着。也算是我的僥倖了。看官。你道他僥倖的甚麼。原來這戒指面上。鑲着一塊深藍寶石。石上鑄着數行字。纖細得異乎尋常。比之蠅頭小楷。還要小幾十倍。家鼐的目光。總算是極好的。還是一些也瞧不出什麼來。如今看見這裏擱着一面顯微鏡。自然樂得借來一用。省得再到別處去設法。所以笑嘻嘻的說道。如今我可以把這戒面寶上所刻之文。細細的照出來了。但是。這是一件。這金石圖章。也是一種

專門學問。我於此道是門外漢。全平不解的。雖然我苟能把這些字句認了出來。就不難着想了。於是陳家鼐把戒指、顯微鏡、用手巾擦淨了。就在燈光之下。照了又照。觀之再觀。好容易把其中所有字母。一個個詳了出來。再一個個聯綴上去。貫串成文。文曰。

(Ny char ny destrier. Rien que mon bras)

非車非馬。干戈是將。克敵致果。我武孔揚。

十六言可稱
外國詩經一
笑

陳家鼐細細看去。知道這是刻的四句銘。四句之中。却分兩種文字。前半是日耳曼文。後半是法蘭西文。家鼐看來看去。也莫明其故。既而忽然想着。這必是那失落戒指那人的祖宗。古時受的封號。觀其語氣。不是古名將戰勝後的自負語嗎。此人既以此語自負。後來國王論功行賞。封以爵位。就把此語作為勇號。勒入勳章。也未可知。以後子孫世世遺傳。保守弗失。以此為榮。於是遂將此語。鐫諸約指。繡入巾帕等類。這也是貴族子弟們的習氣。不足為異。但這戒指。

上海地方無
論與髮皂絲
戴顏色頂子
的不知多少
何足爲怪

七一

是在兩益當典門口。由顧蘭如手裏落下。由我自己手裏拾得。他也不是貴族。那裏來這勇號。豈不可怪。思來想去。無從索解。隔了一會。不禁嬌手頓足。欣喜欲狂。自言自語。又復自叫道。噯！家爺。你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起來了。再過幾天。要和我那師妹妙兒小姐成婚的。那個賈爾誼。不是口口聲聲。自稱伯爵的嗎。是了。是了。還個勇號。必然是賈氏祖宗的了。但是賈伯爵當的戒指。何以要這位顧蘭如去代他取贖呢。這不用說。他們兩人暗地裏有密切關繫的了。噯！原來如此。我如今可謂恍然大悟。愈想愈明白了。咳！幸而天奪其魄。使他失落的戒指。不先不後。不偏不欹。恰恰被我陳家爺拾得。這倒也算是件奇事。實非意料所及。偷得由此一路。偵探下去。探出些機密事來。這戒指的關繫。可就不輕呢。陳家爺獨自一人。站在那裏。儘管出神。一時之間。前前後後的一切事情。禁不得都湧上心來。他就樣樣式式的。比較盤算。益覺得他們一舉一動。在在可疑。想到後來。又想到了方才那西洋美女。願出重價。購他戒指。

那件事來，心裏越發狐疑。私念這只戒指，如果賣給不相干的人，要他十個法郎，未必肯出。他何以竟肯許到六百法郎之多。我既不賣給他，他竟捨了和平辦法，用強硬手段，打算要搶。再三再四的，使出許多法術來，好像志在必得似的。如此看來，那扮西洋美女的，定然就是顧蘭如的化身。毋庸再疑。這也罷了。他手下，還佈滿了許多羽黨，其中沒有一個是好人，都是些下流兇惡之徒。他的行爲，既如此。他的爲人，也可想而知了。賈伯爵既然和這種婦人，有密切的關繫，則賈伯爵的爲人，也可想而知了。最可笑的，是賈伯爵和顧蘭如二人，在我師父面前，彼此都裝作大家不相識的。此刻想起來，亦無怪其然。因爲這顧蘭如，必定就是麥而高的化身。那麥而高的名氣，是從前人人知道的。那賈伯爵，亦深知其然，所以不敢和他認識。恐怕萬一露了馬脚，累得他自己也不當穩便呢。陳家鼐想到這裏，又不覺長嘆短嘆。代他師妹擔憂。暗暗忖道：咳！可憐我那師父，雙目失明之後，益發的情情懂懂。像蒙在鼓裏一般。我那師妹是

可曾睡覺
夢一笑
此自由結婚
之所以難也

不怕破人婚
姻之罪惡耶
哦我知道
陳家法蘭
西人不會讀
過文昌帝君
陰騭文也

年輕閨女。那知世情的變幻。禁不得。被賈伯爵花言巧語。他就要堅守德義。以爲許了終身。是必得要嫁他的。我於此事。却始終大不以爲然。惜乎沒有證據。無可阻止。可喜今天晚上。被我刺探了許多隱情。不患無據。我免不得要詳詳細細。告訴我師父去。我既有了這些確實證據。也不怕他不相信我。我明天一早。先得去訪訪顧蘭如。認認他臉上的疤痕要緊。有了這個證據。他就是麥而高的化身了。至於那個阿林的底細。我不難去問他妻子毛毛。此人兇惡異常。恐怕是麥而高餘黨裏的第一名呢。賈爾誼的來歷。我也得去偵探一番。還要打聽他。到底往那裏去。代那一家公司辦事。大不了。我就親身跟踪了去。總要探得一個水落石出。我纔歇手。況且葛蘭德。也已說明。肯助我一臂的。但是辦事。須有一個次序。須從頭上先行辦起方好。所以。我先得探一探這戒指上所講的銘文。究竟是那賈伯爵祖上的勇號不是。此事亦並不煩難。但須託白小姐。轉問一聲。賧小姐。就可知道的。大凡少年女子。最留心這些事情。即使妙兒

小姐，尙未知道賈氏祖宗的勇號，不提則已。提起之後，他既種清在此人身上，心中必然關切。以後一見了，定要問他的，而且這是榮耀增輝的事。賈伯爵亦必然一問便答的。陳家爺正在那裏左思右想，想得出神的時候，猛然聽得有人大聲呼喚，不覺喫了一驚，仔細一聽，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店主李婆婆。當向家爺問道：「怎麼的，你裝扮了多時，還沒有裝扮好嗎？」家爺急忙應聲道：「好了，好了一面答應。一面就匆匆向外而走。手裏那只戒指，就隨手往衣袋裏一放。及至走得出來，看見李婆婆，方在那裏關鎖銀箱，是打算歇手的樣子。回頭見了家爺，又笑着問道：「我要請你幫一點兒忙，替我關幾扇百葉窗。你可幹不幹？」家爺聽了，便接口道：「幹，這有什麼不幹的。我租你的衣服，你肯欠給我。我已感之不淺。關幾扇窗，是極便的事。那有什麼肯幹不肯幹的話呢？說罷，匆匆向外。將要開門之際，忽見有一張極可怖的面孔，加以滿頭的鬚鬚，逼近在玻璃片上。目光閃閃，向內張望。家爺不提防，倒被他嚇了一跳，一剎那間，那人已轉身

却可怕也莫
非是鬼

大踏步而去。然而家爺已經認識了他。比及開門出去。看見大街上。還有三個不三不四的人。本來都羣聚一處的。及見有人開門瞧見。却又故意各自東西。要認他們面目。已是相去太遠。望之不能見了。家爺心裏。已很自明白。知道他們是要等我走出去。來尋事的。因爲第一個在門口隔着玻璃瞧見的。就是阿林。那三個。定是他招來的餘黨。於是心中頗覺躊躇不決。要想雇了馬車回去。又可惜身上沒有帶着幾個錢。如果獨自一人。走得出去。則雙拳不敵四手。何況他們有四人呢。故此決計退得進來。要向李媪商量。因猝然問道。李婆婆。你老人家。和我相識也多時了。倘使今兒晚上。有人把我殺死。你可願意麼。李婆婆道。一萬一有這等事。我還要拚着點眼淚哭你呢。那裏有願意的道理。『既這麼着。你今兒晚上。可不必叫我出這個門。因爲我一出了你這個門。就不得活了。方才有四個人。在戲園裏就要和我廝打。所以我早早避了出來。誰知此刻他們還都候在門外。我偷一出這裏的門。恐怕走不到第二個轉灣角上。他

自是稱世老
婆婆語

們就要大夥兒動手攻我了。他們方才必定瞧見我進來的。所以儘在外面等着不去呢。」怪不得。方才有人在門外探頭探腦的。而且他們的模樣。生得怪難看的。我雖不是膽小的人。却也在迷迷夢夢的時候。被他們嚇過一跳了。」

「你還沒有知道他們的底細呢。我却是有點兒知道的。他們這些人。平常弄死個把人。是看得稀鬆。好似扭死一只雞一樣。連眼都不眨一眨呢。」那麼着。我們萬萬不可再住在這裏了。回來他們不要攻進來麼。」那倒不必憂心的。這裏是熱鬧地方。四面都有人家。不必說往來巡邏。常川有人。就是愛利戲園門口。也還有兩個警察駐着。況且他們要找的。並非是你老人家。又何必攻你這舖子呢。」他們雖不找我。然而難保不乘機打劫我舖子裏的東西。」那是諒他們沒有這麼大的膽子。這裏和愛利戲園。相距不過五六十步路。那邊跳舞得正熱鬧着。要到黎明纔止。你說他們敢打劫店舖麼。但是我若走得出去。他們必然要跟着跑的。」要我放你出去。受他們的害。是斷乎不肯爲的。但

倘在中國必
無人來管你
關棧所請各
人自掃門前
雪莫管他人
瓦上霜也

七七

是怎麼辦法纔好呢。」這也不見有什麼難處。我們但把大門緊緊的關上。躲在裏面。就不怕了。他們要敢攻門進來。那時必有許多聲音。人家聽見了。就會來干涉的。」躲在裏邊。便怎麼樣呢。」我的好太太。咱們作葉子戲。要錢。不好麼。你舖子裏。怕沒有這頑意見麼。要不然。我們大家對坐談天。你愛聽什麼笑話古事。我把最好的講給你聽。」談天談到天明爲止麼。多謝。多謝。我已想睡不得了。」你要睡。就請在這栲栳椅上。將就安睡一宵罷。我在旁邊。替你守護着。天明之後。我即送你回府。好得。你白天裏本來不常做買賣。今兒晚上。就不舒服些。你明兒儘可回府。休息一天。你這一轉移間。可算救了我了。我自然感激你不淺。你自己也可以安心了。」倘然真的他們有意要害死你呢。莫說一宿不回家去。就是兩宿。我也願意。但是你們這些手藝家。往往撒謊哄人的呢。」我却不會騙你的。況且這個時候。我還和你老人家開頑笑麼。實在因爲一出門去。性命就危險得很。」他們要害死你。總有一個緣故呀。你又不是

官言女子與
無錢實為天
下窮根不信
但看中外各
種官司案件
沒有一件逃
得出財色二
字範圍的個
世界中絕了
此二種物事
則政體形消
不足道矣
麥而高的情
夫是賭鬼讀
者諒記之

就為這個緣
故

個富翁。衣袋裏亦沒有裝足了鈔票。就算他們是流氓拆梢黨。總也不會無緣無故。來找着了你呀。」這件事情。是因為有個女人。雜在其中。從前有個很有名的女人。叫做麥而高的。你可曾耳聞過沒有？」臉上有個紅記的麥而高。我也知道他的。他買過我好幾面東西。我也收買過他好多舊衣的。」他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人？」他的行為品行。是都不足道的。然而看他服御奢華。揮霍豪侈。又好像是個貴族似的。平日做人。很是尖利刻薄的。他有個情夫。是個賭鬼。麥而高賺來的錢。都被他作孤注。整千整萬的輸掉。若不是這樣。多少年來。麥而高早發了大財了。」家輩聽了這話。急急問道。「他這情夫。是姓什麼的？」李婆婆道。「這個他們秘密得很。老身怎麼知道。然而他們兩口子。近來分散了。常久了。不知是為什麼緣故。其實那麥而高。也並沒有到鄉下去。也沒到外國去。我想一定仍舊在巴黎住着。因為沒有多時。我會遇見他呢。」

「那麼說來。你見了他是認識的了。自然是認識他的。他的模樣兒。生得很標

繖頭上青絲，是不很多的。風韻是極漂亮的。但不知你何以要問起我這些話來。」家鼐聽他忽然轉問這句，因就用言支吾道：「因為方才在跳舞會裏，有個臉上蒙紗的婦人，那些不知進退的呆漢都誤以為就是麥而高家的。故此問問你。如今時候已不早了，諒來你老人家也必不至於攔我出去。我要就此鎖門。托庇字下了。你請安心睡下罷，有我陳家鼐在這兒保駕呢。」當下李婆婆。累累推托了幾句面子上的客氣說話，就在栲栳椅上，臥倒下去。不一時，就呼呼的睡熟了。

托人字下還
說是保駕在
家鼐自是戲
言然今日何
家鼐之多也

且說那陳家鼐心上，不願意把其中細情，和他說明，所以不再多言，讓他睡了。至於關着麥而高情夫的種種細情，祇得暫且縱他一縱，以後慢慢的再來探他。因為他目前的心事，又轉到了那幾個光棍身上。原來他們此際，還在外面陰魂不散似的，轉來轉去呢。家鼐在玻璃窗裏，瞧見他們，一個個都佔着一條路，臥而假寐，有意裝成睡熟的樣子。意思要想騙他乘機溜出去。所謂請君

此等德性我
中國人實有
她之此吾不
敢爲我國祖
者也
家業危矣

入甕，然後可以甕中捉蟹，誰知家爺是你乖，我也不呆，借得李婆婆的店，暫做了安樂窩，不來上當的了。他已拿定主意，枯坐到東方發白，非但不想乘隙跑去他在室中，連烟都不敢吸，惟恐烟氣氳氳，薰了滿室，有妨那李媪的呼吸。害他睡得不安，以爲他既好意容留我，保庇我，我何可反而攪擾他，使他不能安睡呢？所以連一點聲響都不敢有。然而阿林那張可怖的怪臉，却幾次三番的從窗上來探，到得後來，看見陳家爺實在的毫無去志，他的心思漸漸的懈怠。後來也就撒手的走了。一個既走，那幾個也一個個的足裏明白了。交了七點鐘時，天已大明，街上漸漸有人跡往來，聲響不絕於耳。於是家爺就把李媪叫醒，反扃了門，一路把他扶送到馬德街李氏廨所，然後告辭而退。自己走到一座咖啡館裏，用過點心，方始回去。畧畧歇息了一會，便提起精神，前往拜謁顧蘭如。要行他那偵探手段，不知探的消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陳家爺一意不滿於賈伯爵，固由於其忠，而賈伯爵必有不滿於人之處，露

於家範之前者。妙兒獨迷戀之。蓋弱女子最易被欺也。歐洲素畧男女嫌疑之別。女子得與男子酬應往還。自非絕無閱歷者可比。猶有妙兒其人。況吾國女子。嚴於界限。以深閨不出爲賢。於人情世故。如墜五里霧中。輕言自由婚姻者。何不一念及之也。

數兇徒要陳家範於路。寫得閃爍可怕。

陳家範恐妨李媪呼吸。終宵不敢吸烟一節。雖閒閒數語。頗能喚起人之公德心。小說有改良社會之能力。其此類也夫。（斬魔主人）





社會
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八三

第三十三回 探案情沛之入虎穴 擬行賄李豐走江西

却說林大有獻計道。此刻爵興已經到了湖南。喜來又沒了着落。萬一天來果然告准了御狀。派了欽差前來。若等欽差到了。方纔打點。那就遲了。萬一打點不來。豈不是束手待斃。此刻勢必先派一個人到江西境上去等着。等欽差過境時。就在那裡打點。打點妥當了。自然就安然無事。萬一不妥。即刻飛馬回來報信。我們預先僱定了海船。一聲警報到了。我們就乘船出海。近的就到澳門。遠的不妨到新嘉坡去走走。管叫他欽差也無法可施。沛之拍手道。此計大妙。然而我看沒有打點不來的欽差。俗語說的好。黑眼睛看見了白銀子。那裡有不動心的道理呢。貴興道。只是到江西去的人。要靠得住。派那個去好呢。大有也在那裡躊躇。想了半天。沒做理會。貴興又和沛之談天。談命。談相。混了許久。又要沛之卜這回訟事的吉凶。沛之口似懸河的談了好一會。只樂得貴興手

舞足蹈。相見恨晚。當日便留下沛之。要同他商量對付梁天來及欵差之法。晚上又置酒相待。談到投機之處。沛之閒閒的問起從前打官司的事。貴興便取出歷來的案卷。給沛之看。沛之看一卷。問一卷。問他行賄多少。過付何人。看到蕭撫院的一卷。就提及李豐。貴興猛然想起到江西去打點欵差的。非李豐不可。當下就留沛之在家歇宿。約定明日一同到省城去。沛之樂得應允。兩人又談至更深。方纔安憩。次日早起。貴興打發衆強徒先散去。約定在省城相見。便約了沛之。叫了船隻。直到省城。一同到三德店裡。貴興先叫人去請李豐。不一會李豐到了。貴興先介紹與沛之相見。彼此通過姓名。貴興便叫置酒相待。因笑着說道。我今日一來與蘇兄接風。二來與李兄餞行。李豐訝道。弟並不出門。甚麼餞行。貴興笑道。少不得要煩你出一輪門。李豐道。原來又是你的差使。但不知爲了何事。貴興道。這件事只怕你未曾知道。知道了。只怕你也吃一驚。可知道這番出門。說是我的事。其實也有你的事。李豐道。到底是甚麼事。要說就

說。何苦這等藏頭露尾的呢。貴興大聲道。梁天來進京御控去了。偷控准了。澈底根究起來。怕不牽涉着你麼。李豐驚道。富真的麼。貴興道。誰哄你來。不信還有這位蘇兄遇見他的呢。李豐道。他就有這麼大的膽量。貴興道。他有了膽量。少不得我要顯神通。故此要煩你走一騎江西。就在那裡等看。倘是他告准了。一定派欽差來查辦。你就在那裡迎着欽差。去打點。至於上下使費。要多少是多少。李豐道。何不直到京裡去打點呢。貴興道。唉。我何嘗不想來。先是叫喜來帶了銀子。到南雄打點。又帶了區舍親的信。給那裡的劉千總。托他從中幹旋。要在路上截他去路。硬栽他一個罪名。就在那裡把他辦了。李豐道。這就狠好了。貴興道。自然是狠好。叵耐喜來那厮。忽地裡變了良心。把銀子拐走了。直到此刻。仍舊沒有下落。李豐拍手道。糟了。貴興道。後來得了這個信。我又託區舍親帶了銀。到京裡去打點。好得我京裡有一個熟人。就是從前住在我隔壁的陳翰林。要想託他打點。李豐道。不好了。一定上當了。貴興道。甚麼上當。李

豐道。你且說下去。貴興道。不想區舍親走到南雄。過了這位蘇兄。蘇兄精於風鑑。說舍親百日之內。當有牢獄之災。不宜進京。所以區舍親又避到湖南去了。昨日他托蘇兄帶來一封信。說等過了百日之後。仍舊要到京裡去。話雖如此。恐怕三個月之後。事情或有變局。所以要煩你走一次江西。李豐道。幾時去呢。貴興道。自然要早點去。總是我們等他。他總不來等我們呀。李豐道。到得太早也無謂。不如我今日回去。託了摺差。叫他到京裡時。要緊代我們打聽。梁天來告准了不曾。一打聽得是告准了。即飛速回來給信。我這裡再動身未遲。貴興道。恐怕來不及了呢。李豐道。儘來得及。你須知雖然告准了。都察院還要問過兩堂。他這一告。是從慕德里司巡檢告起。一直告到兩廣總督。這等重大案件。問過之後。還要奏聞請旨。還要等皇上派欽差。欽差奉過了旨。還要請訓。不定還要奏派隨員。然後出京。那裡會來不及呢。但是這番區令親不進京去。是一件天幸的事。你方纔說的甚麼陳翰林。可是那個被議過的麼。貴興道。正是。

李豐道。這個人是個騙子呢。其實被譏的陳翰林，早已死了。這個人是陳翰林的兄弟，冒了他死哥哥的名字。出來打抽豐。不然我不知道。因為陳翰林在京的時候。同蕭中丞相識。他死的時候。中丞已經奠儀都送過了。這個人冒了名。到這裡來。還冒冒失失的送給中丞一付對子。一本殿試策。中丞大為詫異。說陳某人怎麼又活過來了。叫人去打聽。知道是假冒的。便傳了首縣。交代要拿他。幸得南海縣和他是同鄉。打聽得他本人也是個秀才。因此代他討了情。不會拿辦。只叫他趕緊自行回籍。這個人此刻未必在京。倘使在京。托了他豈不誤事。貴興跌足道。你爲甚不早點說。我上了他的當也。李豐道。令親不曾進京。有何上當。貴興道。你有所不知。我先上了當了。說罷。就把買關節的事。一五一十詳細告知。李豐拍手大笑道。虧你不惶恐。還是個納監讀書的人呢。連這個訣竅都不懂得。貴興愕然道。這裡頭還有甚訣竅。李豐道。凡科場的事。做起毛病來。無論請搶關節。沒有先送錢的。只寫一張借票。譬如你那一年是丙午。那

張借票。只寫因場後需用。借到某人銀多少。言明幾日歸還。底下注明丙午科舉人某某等中了之後。他憑票來取銀。你可不能賴。倘使不中。他却不能問你。貴興道。爲甚不能問呢。他要撒賴起來。到底是自己出的筆據呀。李豐道。你真是一個獸子。倘使不中。你可不是丙午科舉人了呀。貴興拍手道。原來有此妙法。我從此之後。又長進了一個學問了。兩個人只顧滔滔而談。沛之在旁邊聽了。却暗暗好笑。說話之間。酒席已備。於是貴興起身讓坐。飲酒中間。貴興無話不談。沛之也跟着敷衍。又談了些星命的話。隨意把貴興恭維了幾句。貴興又手舞足蹈起來。又約定了日子。要請沛之去看風水。沛之答應過。李豐也踴躍着要沛之看相。沛之也敷衍過了。又談起去江西之事。沛之便問打算如何打點。李豐道。這是隨機應變的事。一時也預算不來。但不知祈伯肯破費多少。貴興道。我已經說過。任憑多少。我無有不從的。李豐道。這個也只要打票子。不必要現銀。你不要像在鑒慶那一回的笨做。那位連太尊也是利令智昏。任憑你大挑

小擔的銀子。往衙門裡送。這個叫外人看見。像甚麼呢。貴興道。但不知那一家銀號。通江西的匯兌。李豐道。你又獸了。這裡省城的票子不好用麼。那欽差左右。是要到這裡來的。難道他得了你的好處。就在江西回轉麼。沛之道。依我的愚見。李兄還是早點動身的好。那梁天來此時。怕已經到了京了。准不准就在這一兩天裡頭。要等摺差打聽了回來。恐怕真個要來不及呢。貴興屈着指頭算一算。道。不錯。虧得蘇兄提一提。若等摺差打聽了回來。一定誤事。還是趕緊動身罷。沛之又道。李兄氣色儘佳。今年又交入印堂運。道一步運最好。這番到江西去。不定還有意外的喜事呢。李豐道。既然如此。我就走罷。貴興道。幾時走呢。我好預備票子。李豐道。明天就走。是來不及的。後天走罷。貴興大喜。當下又飲了一回。方纔散坐。沛之便要辭去。貴興苦苦相留。沛之只說有事。改日再來。奉訪。貴興問了住址。又送過十兩銀子。說是相金。沛之那裡肯受。辭了出來。回到客棧。自去幹他的正事去了。貴興送過沛之。仍舊同李豐談天。商量定了打

多少票子。貴興又告訴了他林大有。的計。李豐道。這一着打算。倒也是必不可少的情願。備而不用的好。貴興也點頭稱是。李豐別去。約定貴興明日送票子來。貴興答應過了。到了明日。果然備齊了票子。又另外二百兩銀子盤費。親身送到。李豐收過了。貴興方纔回店。再過了一天。李豐動身起行。貴興親自送了一程。再三叮囑。萬一事情不妥。務當趕急先回。以便早作遠遁之計。李豐答應了。揮手而別。貴興回到店裡。便叫人請了林大有來。同他商量僱定海船一事。大有道。這番一走。衆弟兄都要跟着大爺走的。大爺又要帶家眷。一隻船恐怕還不够。我們何妨僱他兩隻。一隻大爺坐了。一隻衆弟兄同坐。我仔細想過。到澳門還不妥。當必要到新嘉坡去。就便可以帶點貨物。大爺在那邊。就可以開一家行店起來。貴興道。帶貨開店。還是後事。先要僱船要緊。大有道。這個容易。待我明日就去問了船價來。說罷別去。貴興忽又想起蘇沛之。便叫人按着他所說的住址。去請來。不知請了沛之來。有甚事商量。且聽下回分解。

蘇沛之是何許人令人捉摸不定

第三十四回 林大有平空被捕 凌貴興黑夜遭擒

却說貴興叫人去請沛之。去了許久。回來說。那蘇先生只在客棧裡寄存行李。寄了兩天。就來搬去了。問他搬到那裡。客棧裡的人也不知道。貴興甚是疑惑。想道。他到這裡行道的。莫非已經租定了地方搬去了。因交代店夥們。留心看街上各處。有蘇沛之命相的招紙沒有。倘是有時。看他住在那裡。店夥答應去了。貴興還望他自己再來。誰知等了幾天。毫無影響。便是託他去僱船的林大有。也絕跡不來。便叫人到北門外林聚仙館去請他來。去了一會。只帶了聚仙館的一個夥計來。說是林大有那天從大爺這裡回去。正要去僱海船。却來了兩個南海縣差。拿了硬簽來提了去。問他是甚麼案子。也不肯說。送他茶資。也不肯受。說是本官立刻要人。不能延遲的。沒奈何只好跟了去。直到今天。還沒有回來。我們到縣裡去打聽。也打聽不出。一個消息。貴興聽了大驚失色。先

打發那夥計回去。馬上叫人去找了簡勒先、黎阿二兩個來。貴興對二人說道：林大有不知爲了甚麼案子，被南海縣捉去了。你們兩個衙門裡熟悉些，趕緊去打聽來。千萬要打聽是我的案子不是。二人答應去了。貴興十分着急，恰好宗孔到了。貴興便告知此事。宗孔道：姪老爹放心，要是我們的案子，沒有單單捉大有一個人的道理。我看總是他私販烟土的案發作了。貴興終是不放心，縐着雙眉。在那裡長吁短嘆。忽然跌足道：斷不是私販烟土的案。要是那案時，他那林聚仙館早封了。宗孔道：任憑他甚麼案，總不是我們這一案。我敢保的。此刻天來又進京去了。若說他告准了呢。欵差也來不了那麼快。這裡又有誰去告發呢。貴興聽了，畧畧放心。等到入黑時候，簡黎兩個來了。搖頭說道：打聽不出來。貴興道：你們裡面沒有熟人麼。勒先道：連衙門裡的人都不知道。這總無從打聽呢。那天提了進去，並不問話。就奉了內諭，叫釘起鐐銬，收入內監。貴興大驚道：這是一個重案了。爲甚麼不問話呢。這件事實在可疑。勒先道：還有

下文呢。昨天晚上。本官就在簽押房裡。叫提去問話。及至提到時。却只問得一句。你就是林大有麼。大有答應了一聲是。本官只點了點頭。便取去一封申文。交給兩個似家人打扮的人。連大有一並帶了去。也不知是那個衙門裡的。南海衙門裡的人。本來有兩個和大有相好的。向那兩個人。問問他帶到那裡去。誰知他兩個只惡狠狠的瞪了一眼。一言不發的就去了。他們又不敢跟着走。所以此刻大有這個人在那裡。也不知道。貴興聽了。越發疑心起來。鬧了個坐立不安。向來可以商量的。只有一個區爵興。如今又到湖南去了。除了爵興。只有林大有可以商量大事。此刻又鬧出這件事來。真是手足無措。勒先便道。我們破了今夜工夫。去打聽罷。從府裡問起。一直問到制臺衙門。總有一處着落的。貴興便道。事不宜遲。快去罷。二人答應去了。這裡貴興急得同熱鍋上螞蟻一般。宗孔道。姪老爹何苦代他擔憂。這個叫做事不關己。已不勞心呀。貴興道。這件事來得離奇。我總怕就是我們那一案。宗孔道。這個又是白操心。我敢保

得一定不是的。要是我們那一案。爲甚單捉了他去。這一定是他自己犯了甚麼罪。被人告發了。鬧出來的。貴興猛然想起。爲甚不去打聽他那一個原告呢。得了原告主名。就可以有點頭緒了。當夜等到三更時候。簡黎兩個氣喘吁吁地回來了。阿二說道。這件事狠離奇。府裡打聽過沒有。道裡也沒有。只有臬台衙門裡。有點影響。却還不甚實在。打聽裡面的人。都不知道。只曉得昨天晚上。裡面打發兩名家人。帶了一個札子出去。也不知道是到那裡去的。不多一會。就帶了一名犯人回來。也不問話。也不收監。一直帶到裡面。也不知道安置在甚麼地方。直到今日。也沒有消息。想來這就是大有了。聽說這位新臬台。十分嚴正。此刻衙門裡的人。一個個的都懷着鬼胎呢。貴興訝道。怎麼幾時換的新臬台。姓甚麼。勒先道。大爺怎麼還不知道。是前天接印的。焦臬台已經調了浙江了。新臬台姓陳。貴興道。我這幾天心亂得狠。連轅門抄也沒有。所以不知道。我們倒要打點打點。送個禮去。將來也好有個照應。說到這裡。忽然又想起

爵與李豐都不在家。沒有人會鑽這個門路。想到這裡。不覺躊躇了一陣。却只
想不起這麼一個人來。因對勒先道。明日再到縣裡去打聽。林大有是那一個
的原告。勒先道。還等大爺費心呢。代書門稿。那裡不打聽過來。却只查不出那
個的原告。貴興聽了。愈加憂疑。道。莫非有人攔輿。勒先道。攔輿也應該有人知
道。阿二道。莫非原告是告到臬台那裡去的麼。勒先道。不錯。不錯。今夜來不及
了。明日一早去打聽罷。當下兩人和宗孔。就在三德店安歇。只有貴興一夜不
曾合眼。那心中猶如轆轤一般。憂這個。慮那個。越想越害怕起來。想不如僱了
海船。趁早走了罷。想到了天亮。就坐起來。先叫醒了宗孔。告訴他要逃走的意
思。宗孔道。姪老爹爲甚只管擔這個心。那裡就是爲了我們的案子。如果是我
們的案子。大有捉去好幾天了。爲甚還不來捕提我們呢。宗孔這句話。却說得
頗在理上。貴興聽了。畧畧放心。不一會。勒先也起來了。梳洗過後。也不等黎阿
二。獨自一個人到臬台衙門打聽去了。貴興這裡又想起蘇沛之。叫人四面八

方去尋找。却那裡尋得出來。費興思量。他想到別處去了。也就放過。直到了晚上。勒先方纔回來。說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纔得了一點眉目。這件事。聞譽上下。除了臬台自家知道。就是當日到南海縣去提人的兩個家人。也只知是個要犯。究竟不知爲了何事。也沒有個原告。連裡面的師爺。也有許多並不知道有這件事的。我們大家測度了一天。想是這位臬台。久已知道大有這個人。這回是訪拿地痞捉去的。聽說一直提到內宅裡去。並不寄監。這件事只怕不小。不然。從來也沒有這等辦法的。費興道。我們總要想個法子救他出來纔好。宗孔道。這又何必呢。他這回來。又不是我們帶累他的。勒先道。此刻要救他。也沒有個下手的地方。只要盼他犯的不是死罪。就好商量了。這裡正在議論紛紛。却好簡當葉盛也到了。他二人同林大有最是相好。也爲得了信。特地來商量的。簡當道。我打聽得是新臬台訪拿地棍。開了一張名單。交給兩縣。內中頭一名。就是大有貴興。忙問道。下餘那些都是甚麼人。簡當道。下餘那些。却不

知道。只知一共有十二人。現在連大有已經拿到了七個。可是那六個都是寄在縣監。只有大有提到司裡去。不懂是甚麼意思。宗孔拍手道。姪老爹。這回我的話怎麼了。我說與我們並不相干的呢。貴興道。你兩個可有甚麼法子。可以救得他出來呢。葉盛道。此刻只有先到監裡打點打點。免了他受苦。再作道理。勒先道。你還不知道。他並不外監。也不在內監裡呢。葉盛訝道。不在監裡在那裡。難道請他在花廳裡坐坐麼。勒先道。豈但花廳裡。還在內宅呢。簡當葉盛聽了。又是一番疑慮。勒先等聽說是訪拿地棍。不免又懷着鬼胎。只有貴興畧爲放心。自以爲是個讀書人。斷不至於派在地棍之內。既是訪拿地棍。或者不涉到自己一案。因此心神定了一定。只是從此日日叫人去打聽大有事。爭奈總如泥牛入海一般。永無消息。起先幾天。貴興到店還有點疑懼。過了些時。雖然探不出大有消息。却也沒有別的動靜。慢慢的就把疑懼的一念。全行忘懷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又過了兩個多月。此時正是冬月中旬。忽然接到李豐從江西專差飛報的一封信。貴興連忙拆開看時。上寫着

欽使已抵江西，仍是前督孔公。幸副使爲家叔，得以進言。欽已收受，尤爲通融辦理。足下宜先邀集衆人，練習口供，並多邀鄰佑耆民作保。此乃家叔切囑。至要至要。僕刻隨侍家叔，當與使節同來也。

貴興看罷，大喜道：我看今番梁天來再奈我何。難得欽差恰是李豐的令叔，還回差他去得着也。於是重賞了來人，約了一衆強徒，到譚村去商量口供。因爲省城耳目衆多，而且凌氏衆人，多在譚村，只得要移樽就教。當日齊集裕耕堂上，少不免又是肥魚大肉供養起來。又邀了村中幾個有年紀的人來，央他們作個保證，每人先送銀十兩。許了事後再當重謝。一衆都是村中窮民，見有了銀子，自然一個個都點頭應允。聚議到晚方纔別去。貴興又與衆強徒商議口供。次日又商議了一日。衆強徒本要別去，因爲貴興高興，要設筵預賀。衆人就一同留下。到晚上又轟呼牛飲起來。正在酒興暢酣時，忽聽得門外一聲砲響。四下裡火把齊明，擁進一羣人來，嚇得貴興手足無措。未知來的是甚麼人。且回聽下分解。

黃繡球

頤瑣述
二 我評

第二十三回 開學吃酒。王老娘首座。丁憂謀差。陳膏芝心慌。

話說陳膏芝往上海進發後。已到十月初一。黃氏夫婦開辦學堂的日期。正好先接叙一回。那兩處學堂未開之先。黃繡球與同志諸人。又聚議過兩次。黃通理又着實忙碌一番。張開化張先生。果然將他公事。託付了夥計。自己騰出身子。隨同黃通理做個帮手。如今新話頭。叫做幹事員的便是。這日開學的禮儀。在黃氏家塾一邊。按下慢表。在城西女學堂一邊。是預備了請王老娘曹新姑。補行慶祝會的。外面雖沒有什麼鋪排。却是女學生到齊了。人數可也不少。又是新創的一件事。有些曉得的。都走來要看。加上學生當中。有由娘送學來的。有由伯姆孀子送學來的。有由姑娘嫂子。姨孀姊妹送學來的。還有是婆婆媽。跟着送來的。一時就擠不開了。大門外。也不免有些男人闖了進去。黃繡球

舉太太們。早就料到這個。這日老早的。便將所辦酒席。一桌桌擺在堂上堂下。也並不點什麼香燭。鋪什麼氈條。更不行那磕頭拜先生的舊禮。對着送學的人說。只道今日先請客。明日纔上學呢。對着來看的。也只說是請女客。不容男人混雜。却暗底下留着幾個女學生。等着坐席。這纔散了一大半。到申牌時分。約齊幾位同志。立在堂上中間。分派了一班學生。立在兩旁。三面排開。大家只福了一福。那學生高高矮矮。從十歲到十三四歲上下。煞是好看。內中惟有那櫻兒。年紀大些。又不算在學生以內。當時是站在中一排的下手一邊。算是同送學來看的人一起。這個禮節既行之後。黃繡球舉太太。合着幾位同志。約畧說了些話。無非是謙讓勉勵以及追思陳老太太。慶賀今日門學的意思。就推尊了王老娘曹新姑二人。在堂安席。學生當中。有的留。有的不留。櫻兒也再三辭了。一共只安了五席。還不曾坐滿。不過二十餘人。第一席是王老娘坐的首位。第二席是曹新姑坐的首位。餘下也不分大小次叙。隨着入座。王老娘曹新

姑二人當下笑逐顏開，原不肯坐兩個首席，因是黃繡球分派，有個不得不坐，不敢不坐的樣子。等一齊坐定了，黃繡球拿一把酒壺，又單在他二人面前，篩上了酒，說今日這酒專爲你二人而設。有了你二人，纔有這學堂。有了這學堂，纔如了我的志願。自從有個學堂名目以來，開女學堂的，別處已有，問誰能像我就收服了你們當尼姑的，做到教育上的人。將來在我的結果，雖還不曉得怎樣。在你們兩個人的結果，却是我造出來的。我黃繡球要繡成一個全地球，這件事也算得是一手新鮮活計了。應得敬了你們一杯，我自己吃一杯。大象都拍手歡笑。王老娘曹新姑隨即站起來，取過酒壺，代黃繡球爭着篩了酒。說黃奶奶是應該多吃幾杯的。於是舉太太文毓賢胡進歐諸人，均此斟彼勸，開懷暢飲。在座的女學生也跟着十分快樂。黃繡球領過一兩杯，回頭又向舉太太道：姊姊，這學堂雖是我的發起，實在是姊姊的成全，也應該敬姊姊吃個兩杯。舉太太忙接着酒壺說道：這是那裏話。論起這個原因，自然第一是妹妹

同通理先生的能力。第二是王老娘曹新姑二人的功德。第三就是那陳老太太的贊成。衆姊妹的光彩。大家聽說都道。這更說不着我們。我們大家沾了黃姊姊畢姊姊的光彩罷了。黃繡球到底替畢太太斟過一杯。坐下笑道。大家都不要客氣。倒是畢姊姊講王老娘們功德的那句話。如今我來問問王老娘們。這種事。比當初你們拜菩薩修行的。到底怎樣。好處在那兒呢。王老娘忙支開嘴。笑迷迷的答應說道。菩薩就是人。人就是菩薩。那泥塑木雕的。講他做甚。曹新姑也說。做菩薩的功德。是給人瞧不見。什麼補氣呀。報應。都是渺渺茫茫。到底人教人。有點憑據。你盡今天來的小姊妹們。若是一個個教了出來。能般自己立身立業。就將來沒有丈夫兒子可靠。不至於做的家人的勾當。豈不便是福氣。想起我們從前當尼姑。真可笑煞人。吳淑英捧上來說道。新近我看見一張新聞紙。講雲南制台。因爲雲南省城裏。要設立學堂。沒有個空地。就出起告示。禁止和尚尼姑。不許削髮。已削的要留起來還俗。出空了那庵堂廟宇。改

爲學堂把庵堂廟宇的出產。查清了。提入成做經費。餘下二成。分給那老病的和尙尼姑。養他到死。尼姑年輕的。替他相當擇配。委了雲南府知府。管理這件事。那知府奉命而行。到了一個庵裏。有兩個年輕尼姑。執定不肯留髮。不願嫁人。知府再三開導。兩個尼姑再三不依。逼得沒法。就双双的在那知府衙門口。牌坊柱子上。一頭撞死了。黃繡球搶着說道。這是在勉強要替他擇配上來的。若是說隨他兩個自己去配人。我曉得這兩個年輕的。一定不死。我們中國風俗。只把男女的婚姻大事。任着父母做主。父母又只聽着媒人的話說。泥住了男女不見面。拘定了門戶相當。十人有九成爲怨耦。倒把什麼巧妻常伴拙夫眠的話。歸到緣分上去。又是什麼月下老人。暗牽紅絲注定了的。自古至今。也不知害死多少女人。至於寡婦再醮的話。王法本是不禁。自從宋朝人。講出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又害盡無數的事。什麼事不要廉恥。不成風化。都從這句話上逼出來。我聽見說這句話的人。他家裏就沒有守着這個規矩。還

記得宋朝以前的大賢人，大好老，他母親妻子是再嫁三嫁的，儘多着呢。況且一個男人許娶上幾個女人，一個女人那怕沒有見面，只說指定了是個男人的男人死了，就該活活的替他守着。原也天下沒有這等不公的事。講來講去，總是個壓制束縛的勢頭。我們做女人要破去那壓制，不受那束縛，只有趕快講究學問的一法。有了學問，自然有見識，有本領，遇着賢父兄，自然不必說，便遇着頑父，惡母，也可以漸漸勸化。自己有幾分十權，踏準了理路做事，壓制不到我束縛不住我。就是有人批評我，可還他一個道理。這都要從學問上來。如果先沒有了學問，單是說我有我的權，父母管我不着，這就走路要，走投了道兒，不但受人批評，自己想想，恐怕也覺得無謂。畢姊姊同諸位姊姊妹妹，看我這話是不是呀？我們這個學堂，抱定了這個宗旨，是要大家同心同意，帮着忙的說時，又起身代各人斟了一巡酒，喝談談將快散席的時候，黃通理帶了兩個兒子，黃鍾黃權，連張先生，復華等，踱了進來。張先生臉上紅通通的，黃通

理也。很有酒意。原來這日家塾中開學之後，散得甚早。先起已到女學堂來看。適看是諸位女客。正吃着談着。沒有進門。也就約了到一家酒館。開懷暢飲。此時大家見黃通理等來了。各自散席笑迎。畢太太問：你們那邊也吃酒嗎？怎樣熱鬧。黃繡球問：男孩子報名的。可都到齊了。沒有。張先生磕着旱烟袋，笑道：只有五個。沒到。倒是黃禍的兒子黃福。臨時來說也要上學。是他家裏送來的。說黃禍又出門去了。不在家。黃通理道：這可是想不到的。黃繡球道：那黃禍孩子。我着他着實可造。你到要好好的造就他。不要拿他老子埋沒他兒子。吳淑英姊妹搶上來拉着黃繡球道：我們要先走了。說着。那來領女學生的。也陸續領去。這裏畢太太黃繡球送過了諸人之後。又談論了些。料理了些。王老娘曹新姑二人。還謝了幾聲。當時畢太太又道：我是早說明住堂監守的。物件是早已搬來。今晚我便住在堂裏。可叫復華也搬了來陪著。再請張先生家派一個老婆子來。張先生黃通理都道不錯。如此佈置而散。此後兩處的學規教法。接

着前頭所議的章程。各自做去。大概外面是黃通理黃繡球。分主一邊。內面仍是他夫婦合着出力。底下的事情甚多。又要暫擱再叙。黃轉來說那陳膏芝。到了上海。住入客棧。打聽得欵差。恰纔來沒幾天。那箇舊交的隨員。果真也來了。也在行轅外住了棧房。第二天。就勉強起一個早。將近十二點鐘。雇了馬車去拜。恰好那隨員。剛從行轅上下來。一見名帖。曉得陳膏芝。薄有家道。此番丁憂。了來到上海。定歸帶着錢來。頑的可以分他幾文。即刻請見。見了十分念舊。叙話之間。道是這回欵差。嚴厲得很。一直打京裏跟了出來。什麼都不能沾個光。弄得在京裏帶的幾個錢。賠貼乾淨。上海雖是繁華之地。我們有關防的。原不說想去嫖去逛。連想買點東西。總不湊手。實在也悶得慌。老兄你來了。挺好。既不是本省的官。又是丁憂的人。我們常談談。可不要緊。陳膏芝便道。老兄。你到底是個紅人兒。跟欵差回去。還怕不得個密保。個把海關道。可捏在手底心裏的。像我窮候補。雖說家裏還有口飯吃。究竟沒得照應。沒得能耐。如今又丁了

憂新近還失了一票東西。運氣壞極了。不要說起。曉得你老兄在此。一來給你老兄請安問好。二來也想謀個機會。常來的盤纏不多。却是我丁憂的人。同你老兄有關防的人。都差不多。不能去嫖去逛。老兄要買東西要用。我可先勻出一千來用着。那隨員打上心坎。一面謙謝。一面暗忖道。此人就這樣會湊趣。無非想由我鑽欽差的路子。我們欽差大人。出封把空信。我去求起來。還做得到不成。橫豎碰他的運氣。我落得回給他一個人情。想罷。便對陳賚芝道。你老兄纔來在客邊。怎好反來用你的。倒是你。現在想謀個什麼機會呢。想來一位道員。門路是多得很的。陳賚芝坐着。擲上屁股尖兒。湊了那隨員面前說道。毫無門路。你老兄可能代我設個法兒。那隨員裝着繃眉擠眼。啞着嘴。半天纔回答道。論起來我們欽差大人。說了這四字。又道。再說罷。我總不能不發交情的。今天還有公事到行台上去。我是不便回拜。歇一兩天再請過來談罷。說着。端起茶碗。只見陳賚芝用手去擦眼淚。那隨員便問。老兄近來的烟量。想必更大。

了我這裏少了這個。失敬失敬。陳喬芝忙也端起茶碗來。一聲送客。走上馬車。心中很爲得意。不料頭一回見面。把話就說上了。這事倒十分湊巧。回棧。便又坐馬車。到後馬路匯劃莊上去。將益大的匯票交給了。並交出益大的信。說叫見票即付。當又託他莊上。分了三張。轉作即期的票子。兩張一千。一張二千。餘下一千取現洋。如數取去。把一千現的。點交了客棧帳房裏存下。隨時作爲零用。三張票子。赶忙封了一張。寫一封信。打發跟人中最親信的。送到那隨員處。取了回片。隨後再去拜那隨員。曉得收到無誤。這第二次見那隨員。自然更親熱關切。不必摹寫。陳喬芝靜候消息。就日日在棧房裏照舊吃烟。真個守着丁憂的體制。從不出來逛一逛。免不得有點應酬。至多晚上十點鐘。纔能上一上一品香的番菜館。這又是他烟癮大。來得懶的原故。一連等了十天。那一天上燈時候。打聽那隨員公事已完。人在棧裏。想坐了馬車。又去會他。轉眼來喊喊三個跟人。一個都喊不應。問了茶房。支吾不答。到開晚飯時。三個人掩了回來。

陳膏芝原是一些火性沒有。也不說起。三個人伺候着晚飯。倒向陳膏芝回道。方纔小的們。在四馬路青蓮閣吃茶。像是瞥着了趙二爺一眼。沒有看得真。就在人堆裏擠過了。相貌實在是像。陳膏芝聽說道。他逃到上海來。也許有的。我明日要寫信託地方官。請他移知上海縣查訪。一面見了那隨員大人。也託他關照上海縣呢。明日下午。打聽隨員大人在家。我可要去拜的。你們不許再一齊走開。晚飯過後。陳膏芝又去過癮。兩個跟班。要輪流伺候打烟。還有一個閒得無事。仍舊溜了出去。約莫十一計鐘。茶房送進一封信來。拆開一看。正是那隨員的。上面說。明日午後兩點鐘。請過我有要話面談。偏偏到了第二日。遲去了一個鐘頭。等了半天回來。回來了又去。三翻四覆。弄到晚上。一點鐘。纔見了面。這日。陳膏芝的烟癮。就沒有過好。那隨員又急於要睡了。第二天。還湊跟着。欽差有事。便草草的說了幾句話。內中有一句。叫陳膏芝再湊個一千塊錢。陳膏芝也只糊裏糊塗。聽了這一句。什麼話都沒有弄清。只以為事情打點妥。

當滿心歡喜。回棧想着。叫那出去的一個跟人。明早再封一千塊的票子去。於是先過足了癮。寫上了信。又想起在虹口靶子路。借一個廣東花園裏。請請那隨員。就另外寫了一封借花園的信。說定後日這一天。又寫了幾付帖子。打算隔夜交代。第二日一併照辦。等到寫完想完。天色已亮。從新呼了幾口烟。就脫衣而睡。第二日早上。那隨員叫人拿片子來催信。出去的一個跟人。仍沒有回。在棧的兩個跟人。也是睡了。茶房代取片子。代付回片而去。接着又來催問兩次。那跟人纔起來。要推醒陳膏芝。那裏推得醒。一直到太陽落西。房裏已上了自來火燈。還要翻身。好容易推醒了。回明其事。只纔猛然想看。問你們那夥計。回來沒有。說是還沒回來。陳膏芝兩眼。朦朧的。笑道。上海不是好地方。一出去就被女人迷住了。快些打水點烟灯。我自己套車出去。兩個跟人。先起來就打好二十幾個大烟泡。裝上五六支槍。等說過臉。拈了一點乾茶食吃下。便又躺下呼呼的吸到一個鐘頭。吸烟的當口。兩個跟人說道。某人出去了一夜

一天。老爺疑心他被女人迷住。小的們。想上海街上的巡捕多。疑心不要他倒被巡捕抓了去。生頭生腦的人。是說不定的。老爺。可要打發茶房去看。陳膏芝又笑道。這個未必。喊了茶房來。姑且叫他去問問也好。茶房來了說道。這從那裏問起。兩個跟人便說。你們總熟悉。可以問得。問出來。老爺先賞你們幾塊錢就是了。茶房聽講有錢樂得糊弄一下。說讓我們到新巡捕房。老巡捕房。虹口的巡捕房。都去問一聲罷。兩個跟人道。上海可真不好瞎走的。巡捕房就有這許多。茶房又說。巡捕房問信。也是要花兩個小錢。三處也花得不多。有够三四塊錢。我們本地人。就可以使得。先請老爺給了我們。回來再討老爺的賞。陳膏芝道。就快付他四塊錢。我烟吃完了。要上馬車了。這虹口的信。就叫茶房順便帶去。不許誤事。這隨員大人的信。只好我親自交去。你們跟我一個人。一個在棧裏候着。說時。再把信一看。知道錢票還沒有封入。就匆匆忙忙去開枕箱。開了又去開小皮箱。翻出多少衣裳東西來。一個的跟人。在馬車上等候。一個檢

水烟袋送帽籠出去。回轉來說。老爺這是做甚。衣包早已在車子上了。陳膏芝說。不是衣包呀。要知不是衣包是什麼。看官。又請再看下回。

第二十四回 黃繡球勸導學生 李太史進談公事

話說陳膏芝開檢衣箱。要取出一千塊的錢票子。帶出門去。誰知竟翻檢不着。又在枕頭箱烟具箱。各處摸索了一回。通身沒有。當時心上一呆。重新坐到床上。瞪着兩只眼睛。仔細一想。說道。哼！哼！！這又一定是你們夥計偷了去了。怪道他一出去。就是頭兩夜不回棧房。還當了得。待我即去拜了隨員大人。托他報窮。這三千塊錢。却是我的血本。怎樣好叫他享用。他的良心。倒也很好。便一古腦兒偷了去。說着就匆匆忙忙。上馬車出門而去。來到兩隨員棧房裏一問。那隨員大人。將將前脚動身。行李已上了輪船。人也出了棧房。趕到輪船上去問。却好問着了。得以見面。那隨員聽到陳膏芝說失去錢票的事。竟不相信。只道是說大話。推託不肯。豈有被用人偷去三四千塊錢。一些兒不知。用人

出去了兩三夜。也不查問查問。此時分明曉得我要動身。拿此假話搪塞。心上着實不高興。便對陳膏芝道。老兄破財。也是兄弟的財運不好。不必再談。沒有工夫。再同老兄閒叙。承借的那一千塊錢。可惜已用散了。等兄弟此番到別處去。張羅到手。一定奉還老兄。老兄是三千五千。失去了不算什麼。譬如在上海逛了窑子。就結了。有個什麼說的。說罷大笑。就有端茶碗送客的意思。陳膏芝什麼話都沒有說進。其時正在晚上。輪船上鬧烘烘的。不能久留。不覺垂頭喪氣而回。回來就望床上一躺。開起烟燈。同他那用人。嘰哩咕嚕。說了又罵。罵了又說。總定不出個主意。便糊裏糊塗。又在床上睡着了。睡到半夜。忽然又坐起來。想到家中纔丟了萬把。還未破案。如今又丟了三千。怎樣好回去。見得太太的面。身在客邊。所贖在棧中帳房裏。還存得幾百塊錢。隨員是走了。謀望不成。若再把這幾百塊。用個乾淨。更反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不如趁早回去。在太太面前。只說都應酬了。欵差隨員。慢慢的聽候差使的消息。太太從那裏去

對證。差使望不到。太太也只好說是認個晦氣罷了。想定了便睡不着。挨到天明。喊起了用人。說今日我們收拾回去。不要再在上海閒住了。他用人一齊說道。老爺難道白丟了三千塊錢。也不追問。既然猜着是我們夥計偷去的。也該報出去。倒底查一查。照這樣一萬八千的。都丟了不問。老爺家裏。還有多少家私。小的們倒有些不懂。陳膏芝銜着一口煙。歎了口氣。說道。那忘八蛋的。既然偷了去。已隔了兩三天。怕不已經跑掉了。他還在上海。等我們去捉嗎。上海地方。說聲有了錢。望外國一跑。都很容易。曉得他這兩三天功夫。已到了那一國。那裏去查。或是回去。把那太太所失的東西。吃住了本地地方官。還可望他賠個一半。這三千。問都不必問的。爲是。那兩個用人。聽說如此。又道。早曉得老爺這樣大方。小的們就先下手偷了。如今被那個夥計一人受用。小的們倒不甘心。我們是要到莊上去。問那票子。是怎樣拿去的。陳膏芝道。你們去問一聲也好。問了回來。我們就同棧房裏算算帳。作速動身。果然那用人同到莊上一問。

說頭一晚打過票子之後。第二天早上。就將票子兌了現洋而去。說是貴上去買洋貨。送欵差大人。做門包使費用的。怎麼貴上並不曉得。我們號上。只認得他是貴上的跟人。頭一晚的票子。貴上就交代在他手裏接收。因此不疑心於他。這可不與小號相干。問的人沒得話說。回來告訴了陳膏芝。陳膏芝道。何如。我原說不必去問。如今他是取了錢跑掉了。我還爲這事尋死不成。快快回去。再說。不然。連勝的幾百塊。又要飛了。只怕我們要流落在上海。推東洋車子呢。他用人不覺笑起來道。這個不要說。老爺推不動。連小的們也幹不來。既然老爺說要回去。就同棧房裏算清了帳。將那所存的搬了進來。不多一刻。開了一篇帳。摔了幾百塊錢。交代陳膏芝。陳膏芝說。我們也去買點東西。帶回家去。再順便到虹口去回報一聲。說客是不講了。謝謝他們。叫他們免得怪我。當時用人領命。伺候過足了癮。把行李挑上了小輪船。寫了一間大菜間的船艙。收拾停妥。叫一個用人看着。帶了一個用人。仍舊雇了馬車。一路買東西。到虹口。隨即

上船而去。看官你道陳膏芝這件事。何以這樣糊塗。又何以這樣捨得。其中却有個原故。都是吃煙誤事。當日陳膏芝一到上海。在莊上打了匯票款子。將一千送與隨員。一千交代棧房。其餘兩千一千的兩張票子。隨手就交給那跟去的人。端在懷裏。回來竟主僕二人。都已忘記。主人既沒有問起。用人也沒有交出。及至那用人出去一天一夜。陳膏芝仍舊想不着。只當已放在箱子裏了。後來在箱子裏翻不到。心上纔記起這麼一回事來。暗暗曉得是自己失手。不肯自認疏忽。情願吃虧。只却是富貴公子。任性執幻的脾氣。也是陳膏芝應該敗家。就這樣鬼摸了頭似的。樛樛糊糊過去。話分兩頭。却說那拐了錢票子去的用人。名叫陳貴。自從那日同他夥計們。在青連閣吃茶。惚惚在人叢中。遇見偷首飾的趙喜。回來曾與主人談起。隨後這陳貴。又獨自一人。溜到馬路上游玩。恰好又劈面看見趙喜。趙喜還要躲避。被陳貴喊住。趙喜不免心虛。生出一計。說我有馬車。在轉灣角子上。可一同坐了去看戲。說時便朝前疾走。意在脫逃。

却被陳貴緊緊跟着。走了半天。裝着尋不見馬車。將陳貴邀入一家烟館裏。開了張燈。陳貴怕他又要脫身。開口便問他所做的事。趙喜却一口承認。便道。你我好弟兄。我如今已同菱子成了家。住在上海。想要開一個洋貨字號。我就請你在號裏做個擋手。豈不比跟官做奴才。強上十倍。你若是合意。這裏不是說話的所在。可請到我相好的家去。同你細細的談談。陳貴此時聽了。還想探明趙喜的蹤迹情形。要去報與主人。存個將計就計的意思。便道。貴相知在那裏。能够瞻仰瞻仰。是極好的。這烟大家不會吃。我們就去罷。說着在腰裏去摸錢會鈔。一摸却摸着了兩張紙。拿出來一看。心上明白。是老爺交代他的兩張票子。忘記了交還老爺。趕緊仍揣到懷裏。趙喜已會了燈錢。引他到了一家堂子裏。進門就叫擺酒。陳貴是初開眼界。登時吃酒豁拳。看着叫局來的妓女。擠滿了一屋子。吃到樂不可支。大有醉意。趙喜早就設下圈套。送他到一個妓女處歇宿。次日張眼看來。想着箇中滋味。倒着實有些貪戀。未及起床。趙喜已奔了

來替他道喜。說這是要馬上擺喜酒。請媒人的。陳貴一想身邊無錢。昨日的兩張票子是萬不能用。在懷裏摸了摸。幸虧還不曾失去。便對趙喜道。我是一個大都沒有。要末你肯借我。趙喜道這是小事。我就先借你一百塊。便取出幾張五塊頭十塊頭的鈔票。替他付了腳。又叫擺個双枱。那妓女道。還要看個兩桌牌纔好。大清老早的。酒席也沒有吃得這樣早。看了兩桌牌下來。時候正好。陳老爺也要去再請兩個客來。鬧熱鬧熱。這個當口。陳貴鬧開了心意。下一動想着趙喜既然拉攏我。又碰着懷裏有這三千塊錢。本末不是有心偷的。是無意中帶出來。可算得一件巧事。何不竟同趙喜說明。出個主意。我倆合做一個大點的生意。上海是外國世界。一向聽得人說。有錢在上海使用。一時查不清的。況且我那老爺是個昏蛋。要查也沒處可查。落得借他的一用。等我發了財。再去還他不遲。便拉了趙喜。到後房間。說知其事。趙喜驚問之下。說如此趕快去把現洋提出。上海要躲過一躲。恰爲我有個東洋莊的生意。今晚恰有東洋

公司船要開，我同你去兌回這三千塊，在這裏吃過酒，即晚動身。上東洋走上一遭。切勿走漏消息。計議之後，二人託故出門，兌了現洋，送至趙喜所住的一個處在。安排停當，仍到堂子裏看牌吃酒，一面吃，一面商量。晚上又同到趙喜家中。果然菱子也見了面。此時陳貴利令智昏，又被趙喜籠絡。趙喜是怕放了他壞自己的事。陳貴也怕離了趙喜，發不了財。當晚匆匆忙忙，果然上了東洋公司船。妙在陳晉芝一連幾日，本不追問，竟是他二人的運氣，後話暫且擱起。再說黃通理黃繡球兩處學堂，既已開辦，一天一天的興旺出來，過了幾個月，到第二年春末夏初，調查地方上的學堂，有官辦，有民立，陸陸續續，也不下三四處。總不及黃氏夫婦所辦的頂真切實，始而還有人論長論短，後來也相安無事。畢太太又在女學堂裏，附設了一所醫院，有些女學生，在功課之外，就跟着畢太太學醫。黃繡球更是早晚用功，盡心教授。黃通理編出來的唱歌教科書，出了百十種，一時書坊裏各處翻刻，十分通行。連官辦的學堂，也買來作爲

課本，有幾種課本。講體育的，極其有用。學生們讀了。學生們的父兄看了。都曉得一個人。不論男女。要講究衛生的功夫。衛生乃是強種之本。能够衛生。纔能够懂得體育的道理。從體育上再引到德育上去。自然聰明強固。器識不凡。不至於流入庸闇一路。黃氏夫婦教子弟們。却就抱定了這個宗旨。只求由近及遠。由淺入深。大半還是靠着演說爲多。所以那些學生們。容易領會。半年以內。從黃氏家塾裏出來的。固然箇箇英才。從城西女學堂出來的。也箇箇有點普通學問。不像尋常一班女孩子。只是嬌生慣養。養成功只會做人家奴婢的材料。成個粉骷髏。臭皮囊了。話休煩絮。却說當時那新任官府。年已半百。膝下無兒。所生一位小姐。異常疼愛。平時打扮男裝。當做兒子一般看待。上了十歲。並沒有裹腳穿耳朵。平時派了一個跟班。跟着在衙前衙後閒逛。儼如一位公子模樣。看不出他是小姐。一來年紀幼小。二來本是男孩子裝束。衙門裏上下。又都是少爺稱呼。因此人家都辨不清。有一天。這位小姐。逛到街上。看見些

孩子約莫同自己差不多大小。三個一排。兩個一排的過去。認是唱戲的小戲子。就頑皮笑臉的。指着這些孩子們說道。噲！你們上那兒唱戲。讓我去瞧瞧。跟的人連忙止住道。少爺不要瞎說。這是學堂裏念書的學生呀。那學生當中。早聽見了這位小姐的話。回說你纔是戲子呢。小姐並不在意。跟的人却上前把那回說的人。打了一計。於是那些學生們。都點住不依。嘴裏分辨了幾句。小姐見他跟班鬧出事來。就拉了他跟班回頭便跑。那跟班攙着小姐。三跨兩步。跑回衙門。這裏學生們。原來都是女的。內中一個學生。被那跟班撲了一下。也不覺得說過幾句。大家走開。走到學堂裏。學生們告訴了黃繡球。黃繡球想了想。這種小事。無須查問。只勸慰了學生一番。道是各處的學堂風氣。動不動走到街上。同人家口角衝突。問其所以然。無非是人家少見多怪。嘴頭輕薄而起。這些少見多怪的人。譬如一羣狗。碰着人亂喊亂叫。人若是弄急了他。說不定他就亂咬。所以碰着這種人。只有遠開他的一法。有個什麼計較。我們學堂裏的人。

走出去。更比別人不同。先要自己不失身分。便是人家先來惹我們。我們自己想來。要錯在自己。固然不可不認個錯。錯在人家。也只好平心靜氣的。忍了過去。斷不可同那錯的人一般見識。當時鬧起來。如今有些學堂裏學生。或是鬧戲園。或是鬧茶館。每至約聚了多少人。爭長論短。甚而因此挾制教習。挾制官府。這個裏頭。不必問是非曲直。先忘了做學生的人格。同那野蠻不學的人一樣。便算爭贏了。得了上風。也譬如人去打狗。打跑了幾隻狗。有什麼威風。反落得一個粗暴的名氣。大凡做學生的。原要講合羣。原要有尙武的精神。不可萎靡不振。但合羣是大家同心同德。擔任學界義務的說法。不是三五成羣。靠着人多。動輒出言生事。學那下等人的派頭。尙武是要有志氣發憤做人。各人立定志氣。幹各人的事。不肯推諉落了人後。處處把精神打起。纔顯得是有用之才。若是認錯了宗旨。只當是嘴裏吵得過人。手裏打得過人。這不成了一個光棍。又好比走江湖賣武藝的了。還算什麼學生。如今你們好端端的走路。却被

人家欺侮了去。論事原是委屈的，然而這個意外的委屈，真好比碰着了瘋狗，給他咬了一下，只算一時晦氣罷了。以後你們打學堂進出，不要三個五個，走在一堆，人家就不碍眼，沒有閒話說了。學生們聽黃繡球這番議論，都不響。恰好李太史的夫人李振中在座，聽了十分佩服。其時李太史正請假出京，住在家裏。李振中回去，就把那佩服黃繡球的話，無意中同李太史說了。李太史心中倒很有些不平。說地方官的奴才，就敢這般放肆，欺侮小孩子們，雖則黃繡球約束自己的學生，不叫多事，却是此風斷不可長。兩三天後，這官正有公事，請我們吃酒會議。我趁便要說一聲，好讓他也做戒做戒他的奴才，免得日後作威作福，弄出大事來。李振中道：「聞得這個官人尚開通，比前任着實能够辦事。究竟他那官辦的學堂，怎樣情形，你可打聽些。至於這以過的事，似乎不必提及。他請你們吃酒，所議的是什麼事，倘然不相干，不去也罷。」李太史道：「無非是爲籌款的事。我本不想去。幾位朋友說，要還他一個面子，去走一盞。」

在去了跟着大家說話。我也不肯自出主意。李振中道。這却不然。要看他籌的什麼欸。說的什麼話。如果於地方上有益。說得有情理。自然應該贊成他。否則就當面回絕乾淨。不要兩面敷衍。找些事情在身上。李太史道。我原就是這個意思。過了兩三天。李太史去拜了那官。請到花廳上。只見在座的。都是那官的同寅。紳士纔來了一位。坐定送茶。寒暄幾句。陸續到齊。除了官場。紳衿共是五人。五人當中。有一個是新近從北洋回來。年紀極輕。氣象極闊。却與李太史不甚相熟。彼此談了一回。話不投機。幾乎抬槓。那官一看不對。就叫擺起酒席。分爲兩桌。送酒的時候。讓李太史同這年輕的人。各據一個首席。這纔各就坐位。講到正文。要知所講正文如何。下回接叙。



新譯
神女再世奇緣

周樹奎

神女再世奇緣著者解佳傳畧

解佳。

(H. R. Haggard)

按解佳二字。與西字原音。不甚吻合。惟湘鄉曾氏譯前傳。用此二字。故亦從之。以免參差。意者。其爲湘音乎。

英國人。今

年四十有九歲。以一八五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生於英倫之璫福。早歲即入「億潑史衛」文法學校。刻苦勵志。勤敏異於常兒。後又從私家塾師遊。攻苦數年。學益精進。至一八七五年。遂應蒲公爾執之聘。馳赴南非洲。英屬那達爾。入督幕。作書記。時年僅十有九歲。新經初試。即掌要職。亦可以覘其膽識矣。嗣又隨專使許公史東至脫蘭斯奎。當白羅克叅戎。初以英國國徽。懸於其地。時解氏亦躬親其事焉。時脫之土地。暫爲英國所領。實一八七七年五月也。既而英政府。以解有功。命署脫蘭斯奎高等理事府事。而解氏之志。雅不在是。乃乞假求解職。旋任比託利亞脫蘭斯奎首府馬軍守備。越二載。乃遣歸英國。遂成婚焉。後以清理財產故。不得已。再赴那達爾。英國殖民地值非洲薄阿人。與英屬初次以干戈相

見紛紛蠻觸。烽火連天。而解氏所居之處。亦終日炮聲不絕於耳。爾後。二國議和。大臣行成定約。亦即在於是也。解佳每不以英政府對待薄阿之政策爲然。諫阻不聽。乃拂袖起。怏怏去職。旋於一八八二年。仍回英國。蟄居無聊。閉戶著書。未幾。成一種。是爲 *Cateways and his white neighbours*。書中於南非之事。頗能自伸意見。然此時無有知其名者。不得已。乃自費美金二百五十元。始能出版。是爲解氏所著文學界之第一書也。一日。解氏於璫壘地方教堂中。忽與一美人邂逅相接。心有所感。歸而著書。名曰 *Darna*。是爲解氏所著理想界之第一種也。稿既脫。待價而沽。而書買見之。皆以怪誕不經爲嫌。意皆不愜。或有以修改之言進者。解從之。刪改一過。然後於一八八四年。刊行於世。獲酬美金五十元。倫敦太晤時報見之。爲著評論於報。以揄揚而勸勉之。解氏乃買其餘勇。爰著 *The Witch's head, King Solomon's mines*。諸書於一八八六年。一年之中。同出於世。翌年。復著長生術 *Snake*。一書。出版以後。風行一時。至是其文名乃大

著。長生術一書。雖怪異萬狀。然著者實有所本。蓋以非洲固有之史乘。爲之基礎。而後立言發揮云。至篇中所載。希臘阿刺伯文。及貝葉書等。亦皆解氏稽古所得。亦云勤矣。且非洲大陸。本極黑暗。是以諸凡歐美之理想著作之家。鮮有涉獵及之者。而解氏著書。則專於此處着想。每能道人所不能道。知人所不及知。故能生面別開。自成一派。蓋居此多年。考據精確。一切微妙甚深之處。凡其思想所屈。見地所及。莫不淋漓盡致。詳哉言之。而文筆縱橫。尤足以自達其意。圓轉自如。用能絲絲入扣。令讀其書者。有親歷其境之妙。此其所以難能而可貴也。其寫非洲野人。種種倔強之性。眞如吳道子畫鬼趣圖。維妙維肖。自長生術出版以來。名著迭出。固無論矣。此後傳之作。亦本在意中。且前編所傳。神女臨終遺言。本有不久再來一言。故爲有餘不盡之意味。自留續著之地步。即吾祖國之小說家。亦每每有此態也。泊乎陽歷舊歲之杪。『神女再世奇緣』乃出版。美洲合衆國之叢報社。至有專人東渡大西洋。往英倫求購其稿者。亦可以

想見其價值矣。此稿版權之售於英國某書社者。計英金一千餘磅。售於英國者。亦稱是。文章有價。於斯見之。雖然。較之當時初次著書。須自費刊資二百五十元者。相去不幾。有天壤之別哉。嗚呼。人以文重乎。抑文以人重也。古今東西之人。莫不同此感慨。質之解君。當亦憮然。



副記
小說

知新室新譯叢

(一卷)

上海

知新室主人譯述

律師

西國律師。日本譯爲辯護士。業此者林立。其上者。固不專以代人涉訟爲事。其下者。則欲求訟事而不可得。故新得憑照以問世者。欲求其道之行。大非易事。動輒株守數年。恒有獨居無聊。反御車馬。僕僕終日。藉以聳他人之耳目者。其情狀。蓋與中國醫士之乘輿四出。故作忙遽。迨病家來邀。轉遲遲乃至。以自炫聘者之多者。同出一轍。誠惡習也。美國某生。習律法。卒業領憑後。賃屋一椽。榜門爲辯護士。一時苦無問津者。枯坐無事。時出閒遊。惟出必留一紙於門。藉告來訪之人。紙書「公出逾一小時即歸」八字。隣人見之熟矣。因一日有黠者。爲書數語於後曰。「試問汝。即歸來有何事。」亦惡作劇哉。

檢塵子曰。惜乎。中國醫士。無要於路以叩者。曰。你忙甚麼。

鵲能鑿樹

合衆國之西南部。有地名亞里崇拿 (Arizona) 者。美之行省也。土地肥沃。松林尤盛。父老相傳。凡此森森者。當人跡未至之前已有之。故知其非出於人之手。植實爲一種綠鵲爲之播種者云。鵲巢於松林之間。生性喜以松實埋地中。習以爲常。前年東部某黨遊歷其境。親見一鵲。以長喙啄地。良久飛去。異而就察之。則沙土仍平坦無跡。掘地寸許。得一物。則松實也。舉以問土人。土人咸笑之。蓋彼已司空見慣也。由此觀之。天下之物。造物有自然能發生之者。初不必定藉乎人力也。

檢塵子曰。恒見鄉間。老樹桎杪間。別出一種葉。與本幹所生懸絕者。謂之寄生。叩之老農。云是鳥食果實。遺糞樹頭。而仁隨糞下。及春萌芽。久乃長成者。當與此忝觀。

禽名

美洲合衆國西部。弗吉尼省。有某夫人者。嘗三易其夫。而其名皆爲禽屬。人以爲奇。不知其己身。與親屬之名。多有屬此類者。亦可謂遇合之巧矣。夫人聞諱鶯兒。旣而適壻。字曰鶯鶯。壻死再醮。厥號曰鶴。未幾鶴死。乃適現在之夫大鵬。而三人各有所出。夫人實卵翼之。今已雁行成列矣。計有小鶯二。小鶴一。小鵬三。夫人之翁姑有六。而名屬禽類者蓋三。一鴻。一鵠。一鳳也。今彼夫人全家。僦居燕子島。鷹揚城之黃鸝坊。而記載此事之人。其別號爲琴尾。琴尾亦鳥名也。且與夫人有鳥羅之誼云。

檢塵子曰。此可錫以嘉名。曰百鳥歸巢。

竊案

柏林某法堂。嘗研究一案。其研究之問題。則饑餓將死之人。能否以一頓。啖價值半馬克之麪包云。德律。人當饑餓欲死之頃。而竊食。不爲罪。施薄罰而已。適有竊食者。麪包之值。乃抵半馬克。疑其太多。一人之腹。未足以納之。故頗資研

究蓋恐售賊與人而偽稱餓徒。則不可想也。後訊得竊者乃一工人。竊得麪包後分其半與將餓死之友。乃衡情酌理。卒免其罪。夫此事至纖也。乃亦曲折推求。不厭周詳如此。使在東方。則尊賢苦矣。一笑。

檢塵子曰。吾讀此篇畢。反覆思審。忽發一奇想。則欲普告東方餓夫。使之航海至德國。偷麪包去也。書竟爲之狂笑。

以術愚獅

日耳曼獸戲班。炫技於荷蘭之首府安斯德登時。聲譽藉甚。驅策登場。輒有人滿之患。蓋班中有技師。以善馴獅著。演時必持脯入獅籠。以脯擲獅前。羣獅見之。怒吼欲攫。則技師以一足加脯上。阻之使不得食。觀者皆股栗屏息。爲技師危。至有變色者。蓋恐獸之喜怒。不可以理測。或遭噬也。如是者有日。英人某。思有以難之。與之約爲勝負。謂能使羣獅不食三日。而後仍敢以此術行於衆人之前者。願以巨金爲酬。技師思有頃。曰唯。惟頃後三來復乃可。英人從之。屆時

乃遣人邏守之。晝夜不息。迭爲更替。不使羣獅得食。三日之期滿。觀者麕集。時獅皆饑火中燒。吼聲不絕。且有虎兇出柙之勢。固人人能一望而知者也。當吼聲極烈之頃。技師手巨脯。岸然入欄。擲之於地。舉鞭臨之。羣獅竟無一敢近之者。馴伏畏懼。無異曩時也。惟吼聲起。則全籠爲之震撼。然雖怒目睜睜。視巨脯在前。而不敢少動。視眈眈而已。有頃。技師俯身拾脯。復投於地。則環而攫之。斯涇淨盡矣。觀者大鼓掌。稱爲異能。英人以金如數與之。曰。吾誠負矣。輪子以金。雖然。子必告我以術。曰。是皆於三來復中預爲之者也。先以煤油漬牛脯。餓三日。持以與之。獅皆見而反却矣。然後更易佳脯與之。乃大嚼焉。久之。遂習以爲常。凡先與之者。例却不食。故是日所與者。雖佳脯。亦不敢嘗。必俟再舉再投。而後食焉。

檢廳子曰。前數年。上海闢一園。曰大花園。有獸戲一班在焉。御獸之西人。役一華童爲侍者。童素頑梗。噉西人出。輒效西人。持棒與獸戲。久之。技反

在西人上也。西人知之而妒。乃遣之。於以知獸類既馴。則盡人可狎。不必定技師也。

重修舊好

波斯與希臘二國。絕交亘二千三百九十三年。至一九零二年。始復派唐立帝氏至雅典。希臘首都爲波斯之駐使焉。蓋自耶氏紀元以前四百九十一年。波斯遣使雅典。要索水土。以爲降伏之徵。希臘不從。遂絕使命。不相往還。至是始重修舊好焉。蓋水與土爲物。雖甚微。而關繫國體至重也。嗚呼。自古國際交涉。修怨之久。當以此二國爲最矣。

檢塵子曰。吾深佩此二國之人之血性也。以視乎今日各國。陽爲敦睦之言。而陰行侵畧之謀者。其欺人爲何如哉。

最古共和

聖馬里諾者。乃千五百餘年之古國。所稱世界最古之獨立共和國也。界乎歐

洲意大利大陸。與半島之間。位於亞卑尼山之東麓。面積僅三十二方里。人口約九千餘。自耶氏紀元四世紀以來。即獨立行共和政體。爲世界最先之共和獨立國。近世紀以來。已在意大利國保護之下。故內政雖仍獨立自治。而對外之名義。則不能與獨立國相提並論。殆即所謂市府國家者也。嗚呼。此所以卑爾自立之可貴也夫。

代父代母

歐人大都崇奉新舊景教。舊教即天主。新教基督也。凡教徒無貧富貴賤。生子女三朝後。必至教堂行領洗禮。而因以命名焉。行禮時。則以親友中之貴顯而有德望者爲證人。雖常人亦必擇稍有聲望者爲之。男者謂之代父。(Godfather)女者謂之代母。(Godmother)蓋其時兒母分娩未久。猶在牀席。故請人爲代表之意也。此等代父代母。例以男女各一人爲之。多或四人八人不等。亦有男子子。僅請代母。女子子。僅請代父者。而世俗固以多數爲榮也。考歐族古來女子

代父之多。當未有若普魯士郡主愛林者。蓋愛林之代父之數。竟達於四千餘云。先是一八六六年。普法之戰事終。和議成。普親王亨利。提兵歸國。入境。適爲郡主命名之期。因令軍中將士。四千餘人。悉至教堂觀禮。而爲其女公子之代父焉。誠創舉也。

願彼教命名之意。亦不一。其權皆操諸代父代母。往往檢基督門徒之誕日。有與兒女之生日相同者。則即以名之。謂之聖名。蓋其人皆教中所謂先聖先賢者也。至於普國郡主之所以命名愛林 (Elin) 者。因德語愛林。猶言太平。故用以記念和局云。

近世西教東漸。吾國人之奉教者。亦一遵西禮。然大抵陳陳相因。男則名以若瑟。女則瑪利亞耳。二者乃基督父母之名。故人人耳熟能詳。此外則非畧解經典不能舉矣。

按西人之名。大抵有三。其一。從之其父。即吾人譯之爲姓者。其二。爲教中

之聖名。其三，則自幼父母所呼之小字。故最少有二。多則有四五名者。且每一名之音。多則四五。少亦二三。若全譯之。鈞軸格磔。殊不雅觀。例如「歇洛克·呵爾唔斯」。續譯偵探案中曾作「歇洛克·羅爾摩斯」不過一姓一名。已七字矣。愚意以爲不如但譯其姓。則歇洛克·呵爾唔斯。可譯爲「哈唔斯」。或刺取其姓名之起首各一字。則當譯之爲「哈歇」。庶幾使讀譯書者。稍醒目也。然與其割裂。不若專譯其姓。猶與原文之音不肯。尙望海內譯家。有以教之。不然。口旁之字。觸目皆是。恐閱者不終篇已倦矣。因拉雜附誌於此。聊當商榷。





愛國魂傳奇

川南筱波山人著

一三九

第五齣 罵奴

(生扮文天祥冠服上)

梁州序 孤臣北去。胡人南下。萬里神州解瓦。楚囚相對。衣冠舊日。風華節持。蘇武舌斷。杲卿千古傳佳話。華夏和戎。傾宗社。燕雲滿地。起塵沙。血滿腔。向誰洒。

俺文天祥奉命與吳堅偕往元軍議和。奈巴延那厮。獨將俺留在軍中。俺責備以大義。伊藉詞以羈縻。欲死不能。求歸未得。可恨賈餘慶賣國求榮。呂文煥全軀媚外。今日伊等出來。當痛罵一番。以洩俺胸中之氣。諒那厮敢待來也。

(副淨扮呂文煥)(丑扮賈餘慶)均蒙古裝同上

(副淨)識時爲豪傑(丑)徒死非丈夫(副淨)同種須相踏(丑)

奴顏且自娛。同見文天祥握手介文天祥昂然大言介爾等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反合族爲逆。爲虎作倀。無復生人之氣。教猱升木。益張醜虜之氣。內助外援。鑄張爲幻。雖移泰山之石。不足磨其瑕。澆江漢之波。不足洗其罪。與涼血動物爲同胞。偕冢中枯骨爲儔類。正是口通禽獸。語性是虎狼心。

皂羅袍 爾等效馳驅爲人牛馬。到今日便忘却自身兒何等人家。指賈介一箇是政府堂堂宰相衙。指呂介一箇是屏藩灑灑元戎亞。一枝許借分剖。豆瓜千金善價別抱琵琶笑。年年奔走忙。徒爲他人作嫁。

好。爾輩此等悖亂之行。豈足掛俺齒頰。俺實氣不過。不識要如何罵你才好。

前調 更可恨幾輩虎威狐假。出宗邦便託足他的腐敗生涯。將軍大樹借陰遮元老。三朝傷風化依人籬下。捷徑風斜。借夷凌夏。得意自誇漢種人變做了。

胡兒蠻野

沈醉東風

待與你講宗邦。啊，叵耐你是石頑不化。待與你講氣節。啊，叵耐你是壁染深瑕。只顧了新主嘉由着了他人。罵慨滿地鼠狐。城社不問這故鄉。何處燕子誰家。庸庸呂賈把江山萬里奉呈圖畫。

(副淨丑) 皆面紅低首默默無言 (生)

尾聲

天空月落烏啼夜。只恨你賣國人兒目斷蝦奮湧出心血。把憂懷陶寫 (生拂然下) (副淨丑同下)

第六齣 謀復

(生扮文天祥便服急行上)

破齊陣

日落鎮江飛渡風行海道。倉皇晉室南奔秦廷西哭。累得英雄無狀。夜沈沈環堵逃兵。爨情急。急溫州覓帝鄉。昂頭問彼蒼。

俺文天祥自從奉使北廷。不能南返。故宮遙望。熱淚橫流。拘人遠去。方至。

鎮江之邊結客夜亡。潛入眞州之境。幾被么麼之害。幸憐不二之忠。道上潛行。饑來莫起。幸遇樵夫仗義。得以荷蕢全身。引淮攻揚。望將軍於天上。入溫汎海。求帝子於人間。(嘆介)帝后北行飄零。京闕二王南走。開府福州。俺拜謁天顏之下。獻籌人事之謀。招豪傑於江淮。募兵勇於溫州。不管天心已去。只看人力如何。現命俺開府劍州以南。經略江西一帶。從今以後。俺文天祥的身子。都要與大宋河山相終古了。近聞張世傑陸秀夫等棄城收軍。奉王入海。未識將來何以結局呢。

六秦宮詞

軍容慘澹海天遼。曠愁煞小朝君相。橫琴山下依然故國。雕梁俺策謀了四大鎮。愁斷了九回腸。地又老天又荒。海田那得不滄桑。我待約臨洪。豪傑圍諸郡。我待提吉贛。甲兵取會昌。朱孫心喪揚州失。防李恒力抗興國淪。亡便偏安也應有一隅。望莫傍徨扁舟海上一力固金湯。

(太息介)益王已卒。衛王復繼。入朝不許。爵位徒加。大廈已傾。作千間之

軍屋厓山自固造一帶之行宮民盡處舟中軍餉取諸廣右大事已去焉能圖存不過稍延一線緊望蒼生而已。

玉芙蓉 彼列強并四疆南北皆夷黨慨自古胡人擾亂無不由漢族作長可知道中原禍水胎劉董可知道華夏邊防壞呂張真放蕩只討得外夷爵賞作一個元勳開國頌明良。

(淚介)潮陽已破海豐敗走現駐兵五嶺坡上想可以暫息一時也(雜扮探子急行上)報報報張弘正追兵已至十分緊急請主帥速行(生作痛哭狀)這便如何是好(忽張弘正兵突進衆不及戰遂被執)天

祥罵介

北江梅令 恨你這替人走狗蠻威仗恨你這入門引虎神州蕩恨你這欺凌同種病心狂恨你這崇拜外邦是世襲奴才樣物也血涼人也血涼把俺一身落落飽橈槍不畏大地悠悠成羅網今日啊任是胡餓薰天勢力強他日啊定

有漢種滅狄風雲壯日可重光月可重光只待你百年運盡乾坤方朗

事至今日無甚說了到你那蠻邦啊

尾聲 去北廷見你蠻酋長却任我從容就義死譬香待要團聚精魂把風潮
澎漲

(衆擁天祥下)



雜錄

新笑史

四五
我佛山人

陳寶渠

陳寶渠太守。杭州人。忘其爲仁。和籍錢塘籍矣。爲上海英租界會審委員時。捕役解小竊至。審爲姓陳。輒鑿鑿操杭音曰。我們姓陳的人。沒有做賊的。再審爲杭州人。則又顰蹙搖首曰。唉。那個許你做杭州人。判罰畢。又謂之曰。你下回做賊。到法租界去偷。不要到我這裡英租界來偷。

亨利

普魯斯親王亨利。游歷至鄂。鄂督張之洞邀之閱操。閱至排槍。號起槍發。衆響一聲。張傲岸顧盼。問曰。較貴國者如何。亨利猝指一兵曰。彼之槍。何以獨不發響。察之果空槍也。張大慚沮。

牙牌數二則

蘇人某。仕於皖。好作馬吊戲。酷信牙牌數。一日卜得一課云。「七十二戰。戰無

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心大慄。並馬吊亦不敢戲矣。一友爲之解曰。七十二戰。戰無不利。當是吉徵。子胡不求彩票之有七十二號碼者購之。某如言。得湖北鋼捐票一張。其末二碼爲七二也。揭曉。獲第一。驟致十萬金。某擁此巨資。終日戚戚。寸步不敢出門。尤不敢揮霍。人間之。則曰。前二語驗矣。第不知後二語何時方驗。余是以戚戚也。

其二

某歲上海道出缺。時劉康侯以道員需次江蘇。爲上海製造局總辦。耿耿注視。已非一日。至是。尤皇皇然。一面電京師打點。一面具衣冠。焚香點牙牌數。得課云。「朝噉熊熊。過半忽逝。魯揚揮戈。千古奇事。」既而詔下。以魯伯揚補此缺。亡何輿論譁然。言官言於內。外人阻於外。魯竟不克到任。可謂神驗。或曰此人見劉之耿耿。故造爲是言以譏之者。似近之。

犬車

馬駕兩輪之高車。英人謂之(Dog Cart)蓋專以備出獵之用者。獵者自執轡於前。而以後車載獵犬。故得是名。(Dog)譯言犬。(Cart)譯言車也。曾見上海中外日報。譯西報一條。於(Dog Cart Driver)皆譯作「使犬車者」。幾令人疑以犬駕車。是蓋直譯之過。遂貽笑柄也。若釋其意義。當譯爲獵車。庶幾近之。

右則爲吾友周子桂笙爲吾言。又曰。凡譯西文者。固忌率。亦忌泥。曾見近人「反動時代」一書。內載法皇拿破侖。二次被放時。臨行遙望法國而呼曰。「嗚呼。吾武勇之邦土。嗚呼。吾敬愛之法蘭西。汝其安然。時乎其來。爾莫忘爲大國民。莫忘爲世界之女皇。」云云。法蘭西何以不得爲男皇。而必爲女皇。是亦誤會法文所致也。蓋法文於男女雌雄之名詞。別之甚嚴。凡一切木石器具之絕無雌雄可別者。亦必強別之。如「門」「桌」爲雌類。「筆」「墨」爲雄類等。不可枚舉。其行文以叙一事一物也。靡獨於此物之雌雄別之而已。即其文中所用以敘事之虛字動字。凡藉以聯貫成文者。亦皆有別。故譯

者一或有誤，即通篇皆誤矣。此之所以有女皇之說者，蓋「國」爲雌類，則彼祝其國爲世界之主也。此「主」字原文必爲雌類，故致成女皇之笑柄也。

兩個杜聯

會稽杜聯。以翰林官內閣學士。一日往謁其座主賈中堂。積賈問貴姓。曰：門生杜聯。專誠參謁師相也。曰：年誼耶。爲鄉科。爲會科耶。曰：某科會試。某受知於師相。問籍貫。曰：浙江會稽也。問現居何職。曰：內閣學士也。語次。賈已俯首隱几。軒然睡熟。杜坐待。不敢去。有頃。賈欠伸寤。見杜在。復問貴姓。問科甲。問籍貫。官階。杜一一對如故。問畢。即舉茶送客。他日。賈謂人曰：試差放得太多。門生也。攪不清楚。我前日曾見兩個杜聯。同姓名。同籍貫。同科分。又同官階。我如何記得許多。

皮鞭試帖詩

庚子聯軍入京。擒順天府尹李昭燁去。以皮鞭撻之數百。都人士賦皮鞭八韻

詩云。望望軍容盛。如潮敵隊聯。師兄刀法亂。京兆命絲懸。蜎伏肩頭縮。豚奔足底穿。偷生纔得所。積禍又飛磚。特地金盃入。無端竹片傳。一官難恐嚇。兩手已拘攣。着背直芒刺。留痕等索絃。聖朝崇忍辱。多士式皮鞭。

一字千金

中日之役。衛達三以失機伏法。劉忠誠擁兵榆關。不敢出。京師士夫。製爲小說。回目一曰。「衛達三呼冤赴菜市。劉坤一託病臥榆關。」忠誠聞而憎之。且恐流佈禁內。將於清譽有損也。商於幕友。友曰。是易事。當爲公改正之。然須酬我三千金也。忠誠允之。即改曰。「衛達三呼冤赴菜市。劉坤一拚命出榆關。」忠誠大喜。即命刊印數千。使人賚至京師。四處傳佈。而如約酬幕友。時軍中傳爲一字千金。

按彼時京內外。所傳回目聯句等。如「翁孫割地。父子欺天。」等。不可勝紀。而獨以「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一聯。尤爲膾炙人口。

詠張松詩

中日戰事。既有厭兵意。張樵野尙書。被命赴日議和。使節駐滬日。上海新聞報新聞欄內。忽登一詠張松詩云。形容古怪氣昂藏。不信斯人總姓張。挈得西川圖一幅。插標東去賣劉璋。雖輕嚙薄舌。亦儻穎可喜。

視亡國爲應有之事

偶檢綱鑑。見雲間張氏之言曰。或曰。陸秀夫當顛沛流離之中。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仍其迂耶。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想求一個是而已。且興亡何代無之。秀夫豈以是而遂失其道哉。云云。道之不可須臾離。吾既聞命矣。乃曰。興亡何代無之。竟視亡國爲應有之事。真是全無心肝。真是絕大笑話。

避諱

避諱之說。春秋時已有之。而盛於秦漢。然不過爲君上諱耳。挽近官場惡習。諱

一五一
及上官。卑諂之俗。令人可笑。而彼輩方有以不知避諱爲非者。蓋習非成是。已不可以理喻矣。雲南火腿。產自雲南之宣威洲。有以此物獻盛宣懷者。其禮單書云。宣腿若干。幕府傳觀。引爲笑柄。盛適至。一幕友舉以示之曰。若個人爲宮保送腿來也。



